士禍

金濯纓馹孫受業於佔畢齋金宗直及為獻納疏論李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怨及燕山戊午修 世祖實錄克墩為堂上見馹孫史草書已惡甚悉又書 世祖朝事欲報己怨謀於兵判柳子光（府尹規庶子趫捷多力上疏自薦告變封勳躐取一品）子光即與盧思慎尹弼商韓致亨俱詣差備門呼都承旨愼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守勤之為承旨也臺諫侍從以為外戚得權之漸力諫不可守勤啣之至是群怨交集王又猜暴命於南賓廳鞫囚令內豎金子猿掌出納餘不得與聞子光以獄事自任每於子猿傳教時必

進前也為恭謹之態若將中謝之為者一日自袖中出宗直父集中弔義帝文及述酒詩自為註釋逐句解之令主易知欲示立志為一綱打盡之計思慎搖首止之曰武靈何為此言耶獨不聞黨錮之事乎禁錮日峻使士類無所容遁漢隨以亡清論之亡非國家之福武靈何言之謬也子光作色拒之各以其意啓之主從子光議七月二十二日告宗廟論以大逆金宗直剖棺斬尸金馹孫權五福權景祐李穆許磐並凌遲處死妻孥表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豊副正揔姜謙叙李守恭鄭希良李宗準鄭承祖崔溥李黿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門徒結為朋黨譏議國政知亂言而不告各杖一百竄邊定為烽燧之役見

史草而不卽啓之史官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洪貴達趙益
貞安琛許琛等罷職左遷初子光遊咸陽郡作詩揭板佔畢齋宰
是邑曰何物子光乃敢爾耶撤而焚之子光大啣之守勤亦嘗語
人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遂造此禍
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拔木飛瓦人皆顚仆子光得〻而歸自
是威行中外朝廷視之如毒蛇學舍蕭然數月無誦讀子光傳南袞著
燕山甲子九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儀朝事例同亂臣並
加罪領相成俊及其子景溫南秋江孝溫朴挹翠闇曹梅溪偉李
黿李胄朴漢柱權達手權柱康伯珎李繼孟承旨鄭誠謹輔德趙
之瑞直提學沈順門大諫姜詗正郎姜謙佐郎金宏弼承旨洪湜

朱溪正深源李幼寧官者金處善皆被慘禍世云甲子之禍甚於
戊午 國朝記事
洪彦忠字直卿虛白堂貴達子与朴誾同爲校理賜暇讀書堂燕
山甲子被掠擄下小息國土之下其友拾其血曰慘矣哉洪曰此
弘文館水所染也紅与弘音同血色紅故云 名臣錄 竄寧海島未幾
拿命至從容就道至幽谷驛自作挽詞未達而反正聞之涕泣仍
不赴召早卒爲廢朝守節惟寓庵一人 野史
任士洪子光載尚 睿宗女崇載尚 成宗女至燕山時崇載奪
人娼妾納王取寵王數微行其第士洪泣說廢妃以嚴鄭二淑之
讒至於死王遂殺二淑儀大戮朝士百餘人 國朝記事

中宗丁卯柳崇祖沈貞金克誠喪人南袞密啓醫官金公著庶孽朴耕儒生趙光輔李長吉等欲害柳子光朴元宗盧公弼等鞫于殿庭用烙刑取服以誅害大臣變亂朝廷斬公著耕辭連人等流配有次光輔拿致闕庭高聲讀書史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何以居此地戊午誣陷賢良如金宗直之類盡爲被殺今又欲做何也請得尚方劒斬佞臣頭語朴元宗曰汝推戴聖主功果大然何爲家畜廢主內人也又目希顏曰曩爲韓訓以汝爲名儒今何以与子光同事又指姜洪李抹曰汝等乃史官也當以危言特書可也杖十餘下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人也止之東閣雜記

中宗己卯十一月十五夜二鼓密開神武門入諸宰不使政院知

朱溪正深源李幼寧官者金處善皆被慘禍世云甲子之禍甚於戊午 國朝記事

洪彦忠字直卿虛白堂貴達子與朴誾同為校理賜暇讀書堂燕山甲子被掠擔下小息國土之下其友拾其血曰慘矣哉洪曰此弘文館水剌染也紅與弘音同血色紅故云 名臣錄 竄寧海島未幾拿命至從容就道至幽谷驛自作挽詞未達而反正聞之涕泣仍不赴台早卒為慶朝守命惟寓庵一人 野史

任士洪子光載尚 睿宗女崇載尚 成宗女宜燕山時崇載奪人姬妾納王取寵王數微行其第士洪泣說廢妃以嚴鄭二淑之讒至於死王遂殺二淑儀大戮朝士百餘人 國朝記事

中宗丁卯柳崇祖沈貞金克誠表人南袞密啓醫官金公著康孽朴耕儒生趙光輔李長吉等欲害柳子光朴元宗盧公弼等鞫于殿庭用烙刑取服以誅害大臣變亂朝廷斬公著耕辭連人等流配有次光輔拿致闕庭高聲讀書史子光大呼曰子光小人也何以至此也戊午誣陷賢良如金宗直之類盡為被殺今又欲做何也請得尚方劍斬佞臣頭語朴元宗曰汝推戴聖主功果大然何為家畜廢主內人也又目希顏曰畏為韓訓以汝為名儒今何以與子光同事又指姜渾李抹曰汝等乃史官也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杖十餘下但痛哭而已元宗曰真狂人也止之 東閣雜記

中宗己卯十一月十五夜二鼓密開神武門入諸宰不使政院知

入直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璉檢閱李搆等聞之趍詣閤門
外則南陽君洪景舟顯頫之父工曹判書金詮礼曹判書南袞兵曹判
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荊山花川君沈貞兵曹參知成雲等張燭
坐軍士環立俄而拜雲為承旨速令入對 上出御便殿雲佩劍
趍入璉止之曰雖有急史官不可不与攀雲帶欲共入雲擊璉臂
而入未幾雲袖中出小紙授判義禁李長坤曰御筆也此等即下
義禁府乃自任瑞麟璉搆及應教奇遵修撰沈達源也皆方入直俄而
大司憲趙光祖右參贊李耔刑曹判書金淨都承旨柳仁淑左副
承旨朴世熹右副承旨洪彦弼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金絿大司
成金湜等并拿致闕庭貞等啓以事急不可鞫問請速發禁軍撲

殺之兇物已具於庭下撿閱蔡世英把筆極諫長呻亦極言不可
行盜賊之事又當使首相知之乃命召鄭光弼入對光弼曰重辜
不可輕裁収群議以定可也 上命南袞外傳旨曰趙光祖金淨
金絿等交相朋比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尹自任奇遵朴
熹朴薰等各相和附云云遂下獄直令照律是夜明月滿庭列坐
庭中相與酌酒永訣賦詩相勉光祖曰欲見吾君吾君豈至如是
終夜痛哭翌日聞處死命裕然也鄭公在賓廳張燭而坐賜死之
命猝下公聽教捫燭驚顧左右不請對曰豈料今日有如此事此
等人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淚緣白鬚聲淚俱下衣袖盡
濕 上遽起入內公趍進引裾叩頭 上命決杖遠配光弼退賓

廳五啓皆不聽光祖謫綾城未幾特進領相鄭光弼右相金詮御筆除南衮李惟清為左右相賜光祖死餘人並絶島安置柳庸謹崔山斗鄭譍鄭浣等外方付處崔淑生李耔梁彭孫李若氷李希閔李延慶尹光齡韓忠李楗趙廣佐宋好智好礼等追奪告身安塘金正國柳雲罷職庚辰五月金湜自縊于居昌境又賜金淨奇遵等死 野言日月錄

己卯持議之士不揆必世後仁之旨年少新進勇於改絃好惡明白是非截然每侍經筵進講一章引喩義理出入經書朝講或至暮乃罷聖體疲倦欠伸更坐龍床有時憂然作聲衮貞二賊揣知上意有厭色協謀交搆以洪景舟曾為贊成而被論常懷憤恨使

其女淑媛以一國人心悉歸趙氏日夕鬪逹以撓上意且山蟲好食木葉之甘汁故馮走肖王三字於禁苑木葉上俟蟲剝食成痕如字有同符讖採以上聞以惑之負又誘敬嬪朴氏間安婢以謂趙氏專國人皆稱善使若閭閻閭閻語傳播宮禁使上心危懼然後使洪景舟持謗書爲密會言於掖庭宰相約定期會又慮擧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得号令衛士且兼判義禁故哀嗷兵判李長坤不在遂日三詿其家使之先疑而以小牘招之又以微服詿首相鄭光弼家以甘言危語誘以怵之先使景舟潛啓曰親信近侍之人皆其心腹事機危迫請開神武門安夜入對益不欲承旨史官知之也 國朝彙言野言並抄

己卯之禍承旨未入侍南袞等使檢閱蔡世英書黨人趙光祖等
名世英把筆諫曰此人等罪犯未彰不可枉殺願聞可死之罪承
旨成雲攫取世英筆欲書之世英抗聲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得把
還奪之遂極諫 上意稍解以是坐廢者四年後雖收用猶不肯
瓦合僂行道上識者指之曰此 上前奪筆公也 思齋摭言
趙靜菴賜死弟崇祖奔往哭於路傍有嫗自山谷號哭而來問曰
師君何事而哭耶答曰吾長兄故哭嫗則何哭曰聞國家殺趙先
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 己卯錄
進士李若氷當己卯禍以䟽頭被拿諸生爭先就囚如恐不及囹
圄已滿械紐亦乏以藁索係頸聚於鍾樓大臣請勿問乃榜示流

平海移礼山而卒 上仝

生員朴光佑字國耳當乙卯禍作入闕被捽裂衣裳脛坐於都堂

外廊武里鄉儒皆欲上疏伸寃求文者簇立於前朴公使李參判

灤金承旨會把筆左酬右應文詞溢出三公未及書一時製十餘

道詞意懇切後登乙酉科乙巳以司諫杖死 上仝

庚辰康翎縣有三人鋤田一人曰近聞趙宰相光祖教死而今旱

災恐由於此年必不稔其一人上京告之而拿捽死賞告者綿布

不告者抵死 上仝

己卯是時之識其術亦疎論者謂 中廟之疑者誤矣尹參贊嘗

曰尹珣之妻失行論門黜有人同行夏疎之術飛語一入是以甚

敗後人同極為鬼為蜮乃如是夫 樵園雜錄

先是金冲庵淨為漂昌倅与潭陽倅朴訥齋祥應旨進言請復廢
后愼氏任大司諫李荇言章敬即誕元子而升遐今復立愼氏若
論先後則愼氏居先又有王子之慶則國本或搖因從李議請
拿推事甚不測左議政鄭光弼救解曰言雖不中不可罪之正徒
配自是朝庭之論不合遂為己卯禍胎 思齋摭言

己卯士類敗後人家諱言小學近思錄一切禁子弟不學許草堂
曄少時於其外家廢籠中見小學四卷蠹毀散亂抽初卷誦羅長
吟從請學羅公驚曰爾安得此鬼朴來耶因流涕 識小錄

仁宗乙巳太學生連日上疏請復趙光祖之職 上手書答曰爾

等屋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既章三上辭態義直所學之心何以加之我先王教育之澤亦可想矣言之不從有意存焉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廷爾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定是非則非論生事也拈退而更思之於是諸生感泣而退聖批中有意存焉者蓋三年無改之意此所以恍一世之心也稗官雜記及大斷命

還給趙光祖職帖日月錄

中廟辛巳秋沈貞嗾執義尹止衡劾安公塘官其冬又生處讓絞死蓋公之父司藝敦厚年老喪耦以充寬厚之婢重令為妾重令有女曰甘丁乃家畜前所生也性狡黠年十四五時為不道之語司藝公怒其有離間之漸大杖逐掌折傷數指送于白川外家司

藝下世後甘丁嫁白川人宋獜生子祀連亾之一家人視祀連如子弟出入信幸時奸凶執政毒害搢紳國勢日危亾之子學諭處謙常懷憤惋言及時事未嘗不涕隨言零偶與同閈友詩山心丶叔及權碩等語曰袞貢等威福姿行俾上聾瞽除去此輩則可以拔國勢係士林矣祀連聞之自幸得計以亾夫人初喪時弔客錄及發覺時從軍籌上變告遂成辛巳之獄（己卯錄安瑭傳）

辛巳之獄安處謙之弟處諴與宋祀連告變鍛鍊成獄正叔處謙處謹崔猿亭壽峸等十一人被誅崔世寬等六人杖死韓松齋忠以忠清水使亦杖死李壽堅等十五人杖流（荷潭錄）

己卯諸賢以堯舜君民爲己任一時前輩多憂其無漸至於大敗

施為多出於金慕齋安國而及諸賢敗後慕齋獨免止於罷職少与金安老親切一日安老聞慕齋入城委訪之時安老主文慕齋醉戲曰今之主文只是承乏安老笑而去子弟憂怖以為失言慕齋曰我与彼最親必不以一時戲言害我後果無事安老死後慕齋存其遺孤不替云 時庵集

尹任乃 仁廟之舅以武人 中廟朝階崇政尹元衡乃文定王后之弟為人奸邪雖賤輩要見棄清議一時躁進之輩各有所主互相詆排遂有大小尹之說識者憂之 東閣雜記

明廟親政以李芑為兵判柳灌以吏判啓曰芑以贓吏之婚不可當銓事遂寢芑怨煽於此遂有乙巳之禍 乙巳錄

明廟乙巳八月(七月卽位)左相李芑右相鄭順朋許磁林百齡等欲排善類以尹任柳灌柳仁淑等有貶薄王上之意自內下密旨于礼曹參議尹元衡諭大司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發論其罪執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彦忱金磻閔起文司諫朴光祐獻納白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爲主少國疑之時元衡論啓大臣適以陷奸計增士禍云云會日暮停啓仁傑獨留抗論明日芑磁等請對 上及大妃出御忠順堂白領相尹仁鏡領府事洪彦弼左贊成李彦迪兵曹判書權橃左參贊丁玉亨右參贊申光漢礼曹判書尹漑判尹具思翼等入侍順朋等啓請分輕重决罪遂命尹任柳灌柳仁淑李煇李德應極刑朴光祐郭珣鄭希登等杖死李霖

羅湜李若海金礎李仲悅賜死鄭原李若冰李滉盧守愼罷職成
世昌權機宋獜壽林亨秀韓淑李霽金震宗李芬勳案順朋以下
二十九人錄保翼功又以金明胤密啓殺桂林鳳城兩宗室改保
翼爲衛社錄三十人翌日白仁傑獨啓以爲此事當議于院相而
内降宸旨非法之常也請元衛推考齊仁等遆差 乙巳錄東閣記合抄
京圻監司金明胤詣政院啓曰桂林君瑠尹任之三寸姪也必知
任情鳳城君岏臣之妻切親也年尚稚弱而無知之人或有称
美之者當此危疑之日藉爲亂階未保其必無也請速爲善處瑠
逃大索八路兔山縣監李坎男捕瑠之奴跟尋於安邉黃龍山土
室中逕服正刑明胤錄勳坎男超三資 東閣記

乙巳禍作權貳相機通外草啓辭与家人訣家人泣挽不聽至闕庭遇申公光漢固止之亦不應諭李沆相彥迪李公視艸本亦驚曰事已至此言之徒惹不測盡抹其危言公却坐抱膝長嘘曰删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 本狀退溪集

李彥迪欲周旋陰救士流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於權奸至叅錄功郭珣被刑仰見而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後古之手李彥迪稍与權奸立異削功得罪竄江界卒 野言

安名世字景膺乙巳為史官書史草曰 中宗大王小祥未過仁宗大王時未發引 上於殯側殺三大臣戊申為李芑所陷處斬 乙巳錄

朴先生光佑与鄭掌令希登俱以會議異論又定親鞫闕庭朴公發聲痛曰杖大於股何以堪之鄭公則顔色不變比曉僅甦問鄭曰昨日大杖在上不欲出聲而不忍其痛公何人乃無一聲鄭曰梓宮在近不可使哀楚之聲聞甯公曰意未及此不及公遠甚鄭每就訊不脫衰必向 梓宮伏地李芑張目曰若是則其有攸字二次就殞家產盡沒官無以掩殯夜半都中人士未會收合綿布三百疋与之曰勿問我誰來葬之日嶺南士子百餘人來哭賻贈不言姓名而去 名臣錄

尹平山某以差員入官舍郭公珣方被拿至擧止從容仍借佩刀於尹公府吏慮有他變止之郭笑曰吾豈自栽者耶當從容就死

矣所以借刀者欲剪手足爪耳吾死後誰復剪之剪畢包紙付老
奴曰視左右字而用之於棺以手洗刀而還之曰已為凶兕似不
可用矣起揖作別曰好在全鞫廳一僕之外閉口不言獄卒問故
曰吾雖百言其得生乎死於獄 長貧明撰

朴成蕃字茂叔掌苑署奴也善養花木尹任愛之乙巳為李德應
辭連刑訊不服親鞫之除德應曰何敢飾詐以欺　殿下哉成蕃
曰汝出入侍從吾嘗以為可用之人今所行如此可惡之甚也且
何以見尹任於地下乎與鄭希登同坐於庭家人饋生梨德應欲
食一箇成蕃叱曰平生讀書所學何事枉招出口非但闔門屠戮
士類網打由汝誣招也以數梨盛楪獻于鄭曰臨死不亂景仰欲

服有此獄也又曰与厶同庭鞫死榮矣不服竟死 乙巳錄

許忠吉字國善号南溪遊泮村聞杜鵑聲曰部子有南人用事之言今厶南人用事耶元衡聞而御之乙巳拿鞫時厶以毋隨朋友四字書示同行之人陳後昌言於厶之父參判伯綺曰往見尹相則活否曰吾男死矣寧死何言人服厶父子剛直 上仝

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彦慤以良才驛壁書有怨望語封進之三公仁鏡芑順朋及元衡等加罪乙巳諸人後彦慤以圻伯馬踢碎骨而死 東閣乙按馬即亭秀所示馬云

仁廟初年士林倚重宋麟壽而麟壽只是善士無經濟大才虛心待人多被人欺不量時事欲做三代事業群奸側目壁書之變李

芝錄罪人名點其當死者至擭壽名大點之順朋曰惜哉此子愚戇也芝曰鼓擇賢之說（明廣入所時也）者此人也不死何為擭壽臨死捧藥自思曰我不知何為至於死也芝後語人曰宋擭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節如作室欲修基址則雖有好花果不得不芟治也 石潭日記

李洪男以若氷之子坐謫寧越其弟洪胤尹任之壻也居忠州己酉四月洪男自謫所通書于其友壻鄭惟吉妻兄元虎燮以為洪胤與咸陽術士裴光義往來推占滿朝卿相多有怨言遂拿鞫洪胤自言與某某人議舉兵其庶弟浚丁所引尤多皆坐死或有不識面人面目而死者忠州一面幾空康上舍惟善亦死此獄洪男

放還除職　宣廟初削職而死　東閣雜記

洪男上變後忠州民崔賀孫者竊取西官鄉會文書將上變或捕告于邑守李致〃報監司李瀣〃杖殺之洪男及李無彊有宿憾於瀣劾以滅口護逆拿鞫受杖至楊州而死此獄之急李芑主之瀣退溪之兄也　上仝

進士安世遇提納尹任婢毛㹋爲名者謂曾出入於　恭懿殿傳通諺書仍捕前注書李德應鞫問（德應尹任女壻）獄成灌任仁淑死後行刑世遇嘗遇其友朴應立朴曰吾今日偶過延秋門馬驚不得下馬世遇作色曰汝犯法矣聞朴室中往告政院承旨咸哂之乃退

上仝

宣廟三年大旱兵曹參判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己酉冤獄領相李浚慶發論亦請雪丁未壁書獄己酉忠州獄猶未乙巳獄三司發論請雪乙巳以下冤猶未擧偽勳玉堂上劄三云伏閤自是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三劄乃命伸雪丁未己酉罪人削李芑鄭彥慤鄭順朋林百齡官伸柳灌柳仁淑逆名 宣廟實錄

宣廟丁丑仁聖大妃有疾 上問安因曰削勳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 大妃曰國家何可為未亡人輕改乎 蓋乙巳奸黨謂大妃謀逆而害士類封偽勳故也 上退未及階 大妃艱聲痛哭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矣言己手足皆冷 上取席坐階下何首謂老宮人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身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哉乎負溪進白湯泣曰

當前勳頒調病 大妃色喜目隨而瞋 上請開目 妃能視言

未了了使人謝 上回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即命前乙巳僞勳

復尹任桂林君瑠爵 石潭日記

成守琛知有己卯之亂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遭鴒原之痛而藏於

報恩李滉心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

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曺

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激之也鄭之雲學於金安國

而懲其師戮隱大辟韜名麴蘗成悌元身覩宋麟壽之慘禍則婆

娑末班詼諧終保李之菡因見安名世之肆市則周遊海島佯狂

逃世自餘名流不遷則竽戢京外又見教其子弟者咸以學問爲

戒重峯疏

我朝以儒宗爲世師範者金寒暄宏弼鄭一蠹汝昌趙靜庵光祖李晦齋彦迪李退溪滉配食孔廟五人而已誅死者三人竄死者一人退溪僅能考終而中廢遭其兄大司憲公瀣之禍前擯于當時徘徊外郡偃蹇林野雖晩際 穆陵將大用而公已老矣世道之不淑若之何救之身後之追崇亦何補焉 象村集

宣廟壬寅召鄭仁弘爲大司憲諭旨辭意如待大賢仁弘赴召上疏大斥成牛溪渾至曰陰嗾奸激賊殺高賢 崔永慶 戕害國脉汚辱士林可比於平秀吉云云 又曰內有衣冠之寇然後外有干戈之寇則壬辰海賊之變實是內寇所召也云云 先是臺諫洪德祥鄭

光績等疏斥松江牛溪而權禧鄭穀崔忠元仁弘門客又景處等
搆誣益甚請追削至是傳曰成渾托迹山林欺世盜名鄭澈千古
奸凶合為一身渾則澈之謀主也特命追削左相李恒福疏救不
得 日月錄

朋黨

明廟朝沈義謙國舅鋼之子也嘗為舍人以公事往尹元衡家見
士人寢具在元衡贅郎李肇敏書室中問知為金孝元ゝゝ時未
登第而有文名義謙心鄙之謂人曰安有士人宿於權門者乎後
孝元登第律身清苦銓官欲薦為郎義謙每以前事沮之故孝元
為郎候六七年始為銓郎蓋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功前輩士

類多許之李樑乃元衡一體之姸而義謙之舅也欲及樑而爲使奇大升論劾遠竄孝元亦引進淸流
臨事無回撓後輩士類推重之孝元短義謙曰心麤氣粗不可用
也於是義謙儕輩疑孝元有修隙之志孝元儕流亦嫉義謙爲害
正之人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及 宣祖乙亥孝元爲
司諫許曄爲大諫以左相朴淳按載寧殺主獄不實請推考正言
趙瑗啓曰推考者督察庶官照以笞杖之律不可以是施之大臣
諫院請推非也遂引避与瑗意同者獨大憲金繼輝餘皆謂無不可
論議由此歧貳時栗谷長玉堂深憂士流分明將禍朝廷言于
盧相守愼啓請兩出之孝元爲富寧府使義謙開城留守又以富
寧絶遠改授內地三陟自是東西之目始行 石潭日記

栗谷嘗曰天下固有両是両非伯夷叔齊之相讓武王夷齊之不相合是両是也春秋戰國之無義戰是両非也沈金之事非関国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両非也雖爲両非而俱是士流但當和鮮消融可也於是前輩尤栗谷之不攻孝元後輩尤栗谷不用孝元朝論甚相爭 上仝

沈金分黨之後朝臣苟非特立獨行者及疏〻無名者則皆入指目之中而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尹斗壽兄弟及子晛又扶西抑東頗甚攻東人深嫉之金誠一於経席劾三尹受珍島郡守李銖船載之賂米於是窮治銖獄珍島郎吏与銖結怨者注告憲府謂銖載米换置于市人張世良家遂鞫世良受刑二十餘次

終不服 上仝

金黃岡繼輝以大諫自鄉入京見東西構戰甚不偉曰年少士流處心不公不可与共事掌令李潑校覈尹斗壽三父子罪惡出黃岡金伯松江与李潑論議大乖東人顯斥松江爲小人東西更甚相合之望 時庵集

辛巳八月李潑使掌令鄭仁弘論斥沈義謙栗谷持之仁弘欲弃歸栗谷謂牛溪曰時輩本疑珥扶西今仁弘以此論不合而去則時輩必以爲赤幟顯然攻珥珥去而士類盡散国事尤敗矣今日之議須從衆遂口占啓辭授仁弘使勿追增句語仁弘果添入援附士流等語所謂士流指松江也栗谷責其非實仁弘不得已以

論事失實吏啓請遞 慎齋集

癸未春栗谷爲兵判倚庇日隆時輩恐洗滌東西大諫宋應漑王堂許篈劾以專擅國目爲誤國小人先生跋疐遜流牛溪被懲在鄕上疏洞辨之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餘人王子師傅河洛等相繼陳疏都承旨朴謹元啓以河洛阿其所好拱辰等出於指誘上大怒命竄三奸于極邊松江時爲禮判亦論三人之罪大諫金字顒彈松江遞罷職 上批鄭澈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若其當官盡瘁忠清節義外不亦知其名眞所謂鵷班之鷙殿上之猛虎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 松狀慎齋集

栗谷遺彈歸海州沙立在金州慨然曰此乃己卯群奸網打士林

手段欲上章伸救閔應祺等案曰此盛德事也指庭前柿實曰已

熟者孔子半熟者栗谷癸未九月十一月俱有書栗谷極言推奬

甲申正月栗谷卒予叛之謂已絶交上下皆唾罵之潑猶以汝立

爲是趙重峯委往南平悲辭苦語責誨十餘日終不聽遂與絶交

還潑薦贈毛撻而歸 重峯年譜

乙酉五月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及覆狀先是汝立棄官

歸鄉以讀書爲名聞牛栗兩先生爲一時儒宗亦嘗往來問學栗

谷沒後汝立入京見時議方攻兩先生乃於筵中極詆栗谷時輩

悅其附己稱爲當代第一流益疏發其私書所嘗推許栗谷者以

揚其憸狀是三司供發謂益黨鄭澈而實欲營救沈義謙仍劾義

謙及所與交結之人並謂之禍士林 上問結交之人兩司舉牛
栗兩先生朴淳朴應男朴漸尹斗壽根壽辛應時李海壽金繼輝
洪聖民具鳳齡以對 上命削義謙爵揚其罪名於朝堂列書兩
先生及松江之名以爲黨人士林喪氣朝野駭愕 松狀撫齋集
成渾之行己一惟持正而好善之量無遠近彼此之間決不以毀
譽動其善惡者也李珥之秉心平心享物人有一善若己有之言
己過率置清要若柳成龍金應男李潑之徒何嘗不入乎清望哉
由其洞見肝肺而一薦不巫則亦懷怨主不肯竪降幡士流斥逐
死加醜詆識珥之面者偶出于外知渾之名者一處在野 重峯內 成疏
成允諧書代逸民之寂亢者也言論風旨不敢變白爲黑至闕時

論之變感慨病重則生不聞請致而死不列於王官韓脩閔純俱
以老成宿儒爲琪所重生枯郊垌李俊民安自裕倜儻奇偉之士
一言琪賢皆使杜門金繼輝清直少黨而素稱孤忠爲琪所許則
生廢崇班死加惡名具鳳齡庵ム有威而曹過南平一不問李潑
則斥以擯死洪聖民植立不阿而辛應時之亡一挽相弔並及於
琪地下如邊東谷老爲言時事日辛離則黜之於外李山甫之忠信可仗擧朝無之琪
澈有問直陳不諱則一言即退尹根壽朴漸之徒守正不阿多
有前功而目之以邪朋李海壽白惟咸清名直氣俱有父風而駁
之以濁亂辛應命柳拱辰尹漟金權金瑞生李恒福洪遴祥尹暹
之徒一蔑賢琪是渾之口無不排擯惟爵潑拾撣楷士奇清謹碩

忠尹箕　金澍李民覺治民有聲安敏學剛腸嫉惡徐益奉使
六鎮將士歎服又若李義健李希參邊士楨鄭雲龍無不以潑而
永奇以珥而奇中乃若宋翼弼維是祀連之子而學邃經明行方
言直延益又懲珥渾皆作畏友峯若諸葛之於法正珥之力通庶
孽不是私一翼弼而人多咎珥山海謂翼弼曰君若自珥之死即
与絕交則可無其患潑浩惟濂疑議其短畫變曲胡良籍而枉法
還賤至使災斃杖下並子孫七十餘口咸畏安氏殷家奔竄或云
散丐京外或云船泛海島 上仝
李潑文學聲名實是後輩之領袖上疏謂以經濟許李珥道學推
成渾乙酉後忽作邪論之宗主甚至於列數兩賢書名天府及已

丑之獄潑處士賊招親鞫杖斃
崔永慶出入南溟之門有邁往不屑之韻故初年大爲牛溪所貴
後來遂與潑立仁弘等相比乃反詆毁栗谷其狼狽失身極矣及
己丑賊招三峯之說傳播遠近而南監兵不待朝命而捉囚 上聞
牛溪抵書松江曰永慶孝友清修豈有與聞逆謀之理幸須力爲
救解松江乃於 榻前屢伸其情而 上無發落竟死獄中 上仝
孝宗戊戌尹善道上疏請主鄭介清書院而謂介清之死乃委官
鄭澈之構殺也 命還出給初介清受恩於思庵分義深重甲申
以後介清叛思庵而投時輩超外六品之官其後沙溪老先生見
介清門師事思庵本末答曰未有師受之事聞其家多書籍往來

借觀人始覷其心術矣及汝立獄起介清辭連被逮不首其逆從之實而隱其貽書贊美者（與汝立書曰當今見道高明惟君侯一人）宣廟痛其伏而嚴刑竄配死謫中（上仝）

庚寅柳成龍爲右相見左相鄭澈曰後宮多王子國本未定建儲之責在於廟堂吾輩不可不力陳澈曰領相從之乎吾兩人爲之則領相何不從乎澈許之乃通議于領相李山海約會闕下期不至在約又不至後日經筵澈首請之　上震怒山海與柳成龍終不言澈由此大忤　上意罷相時仁嬪金氏寵冠後宮而兄公諒與李山海相密內受　上旨而外撫鄭澈故有前後退托之事澈亦爲所間云（日月錄）

辛卯臺諫論鄭澈等罪李山海主其論南北之論始歧而急者目
為北緩者目為南壬辰李山海洪汝淳竄柳成龍罷尹斗壽為相
當國癸巳還都柳成龍領相甲午大憲金字顒大諫李堅掌令奇自
獻等論鄭澈殺崔永慶之罪司諫鄭曄執義申欽正言李時發以
議不合引避玉堂進鄭曄李等時論大變金應南鄭琢相繼入相
乙未鄭琢請放李山海人知於西崖南北之論尤甚 荷潭錄
辛卯三月大司憲李元翼臺諫趙仁得李尚毅鄭光績洪汝淳等
合啓論鄭澈罪構誣甚摘目之以奸凶上允之初配明川改江界
禁府都事李台壽至順安馳啓鄭澈病重不得赴程押去 傳曰
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既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等罪狀嚴加

圍離可也台壽拿鞫受刑累次他都事押去日月錄

按黨議之禍人國甚矣以小人攻小人國不可言以君子攻君子其害則一也朋黨滿朝構害是事不曰奸邪則必謂凶險忠如趙憲而不能容身賢如尹斗壽洪聖民兩年皆擯黜其時之事可謂寒心李文忠中興名相猶不免身為憲長廿心起事豈夷恐喝朝暮大禍急在兩知而日夜攻攻不去於黨同伐異則當日事業卒歸何境清談陸沈之害何可獨責於夷甫耶

辛卯七月松江竄江界八月大諫洪汝諄啓言之峯為崔永慶之說必鄭澈指嗾梁千頃而致去世請拿千頃嚴刑屢次誣服而死

甲午秋大憲金宇顒啓鄭澈構殺永慶陽為救解陰實擠陷請追

奪其爵 許之贈永慶大司憲盖汝溥欲免渠密啓之咎初永慶之被逮乃汝溥為朋伯密啓故也歸罪於千頃而殺之反以千頃誣服為松江指嗾之明案 日月錄

庚寅建儲之議釀成辛卯之禍罪狀松江悉出 上自兩司之論特奉行上旨而已然自 上深罪松江而不明其案自下積怨松江而不得其辭乃執崔永慶而為言是松江以建儲得罪而以殺士為名也 魯西遺稿

仁弘搆崔永慶行狀全篇搆誣乃以殺士之名移之於牛溪辛丑文景虎等上疏斥牛溪指嗾松江搆殺永慶奇自獻等和之追奪牛溪官爵至癸亥反正後始復官 上仝

壬辰西遷時御製一詩下于政院曰慟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復各西東 芝峯類說

領相李山海兵判洪汝淳爭權相攻主洪者謂之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李爾瞻爲持平欲劾西崖大憲李憲國執義李尚信正言鄭弘翼等不從引避 上遣憲國等臺諫論西崖削奪己亥秋南以恭金藎國等劾洪汝淳又分爲大小北主爾瞻者爲大北主金南者爲小北柳永慶乃小北領袖也秉執朝權以至殺身 荷潭錄

柳夢寅中北黨也爲人輕率善文章少遊成渾之門不遵師教行多浮薄渾責以絶之夢寅啣恨及成之卒作書嘲侮仍姿遊大北諂幽宮癸亥謀逆伏誅 日月錄

沈義謙金孝元之時只有東西二黨矣朴淳李珥之亡西人常困於東人之貶辱然而己丑之變東人多死於逆謀壬辰之亂西人受困者皆能仗義死節高敬命金千鎰宋象賢趙憲特其著見然而東人之勢愈熾遂自相分攻擊當己丑之前禹性傳李潑各立則李山海右潑而爲北人柳成龍主性傳而爲南人東人之號遂絶其後北人轉盛又私自分黨則爾瞻仁弘李慶全金大來奇自獻許筠洪汝淳等爲大北柳永慶南以恭金藎國柳希奮朴承宗爲小北當昏朝之初永慶死而希奮以戚里弄權故小北之勢不衰然又大北最強故又各立門戶鄭昌衍李溟等以救鄭蘊爲中北而又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之名蓋 宣廟晩年惡朝士之貪

權勢更進迭退鬪以名利而所進之徒揣度 上意務援同志濁亂朝著小人之得志始於辛丑壬寅年間奇自獻鄭仁弘等而逮永慶秉權則害甚於前及永慶等戮而仁弘爾瞻得遇昏主則卒至廢母妃而主亦隨之矣所謂大北及是盡誅竄自中北以下諸黨或附小北或投西南故世無是號謬習之不祛而今之存者亦三色云 日月錄

沈公義謙與金公孝元一時爭之皆無深意而至於末流河決魚爛栗谷牛溪皆為奸黨金公亦歎之謂沈公曰吾二人雖為亂階實相為知己其孫金判書世濂亦謂沈公諸孫曰人謂吾兩家為世讎而實則世交也 國朝彙言

宣廟辛丑年間有尹西中西之目 仁廟反正初有功西清西之目又於 仁廟己巳年間有少西老西之目 少西謂朴炡羅萬甲俞伯曾權濤鄭弘溟姜碩期之類 ㄴ遂川集

仁廟朝金昇平瑬在銓曹務為調停之論推轂南以恭為都憲玉堂論其不合瑬揄少年名流五六人為朋黨以老西少西之說白上上怒貶朴炡俞伯曾羅萬甲三學士於外吏判張維亦以救護萬甲特除羅州牧使崔遲川上劄曰南以恭雖柳朴所親癸丑以後與主張廢論者為仇敵乃以揄嗾李元翼為罪譽年竄謫壬戌冬闕又有救護士林之功今當更化之日無論彼此拔其尤者與共国事未必非收拾人心之一助故臣與金瑬同席贊助始擬清

望而三臣之論以恭者亦不無執言之端蓋先輩年紀既高閱歷已多故其論常主於寬恕後輩血氣方强名節自勵故其說常主於清峻寬恕者或流於情勝清峻者或流於過激二者所尚之相反自昔然矣臣务少時見一隊士友中黃愼鄭曄吳允謙諸人以儒學行義爲前輩所重金瑬洪瑞鳳金尚憲諸人以清名華聞爲後輩所推而論事之際緩急不同議評前輩之言蓋亦多矣而前輩處之恬然終不介意此所以全交之道也歲月侵尋人事漸變昔之後輩反爲今日之前輩而又將前日清峻之論讓與一隊年少而自居於受人議評之地互擾之道正好一笑寬恕之道獨及於不能無瑕玷之人而不及於一時持清議者則何異於慈母之

傾而移左以移右乎未幾三學士及谿谷并蒙恩名 遲川集

仁祖末年聖體靡寧久未視朝權奸執柄締結趙賊所謂一隊士流爭趨附勢其中稍異者元黨 元斗杓 有若干人亦非士類 李廟令任士論在野金清陰尚憲論駁銓長沈詻而李之恒輩有所左右於其間沈大孝諸人群起而嘲戲之清陰與金慎獨齋同徽在京而不敢下手李草廬惟泰首陳大疏執義宋浚吉大諫金慶餘繼論元洛之黨 元相斗杓及洛與君自點 并及南人之染迹者自 上有七竄之命特拜愼齋銓長既而名公大宰爲保合調停之論彼勢浸起諸公并出既而遷事蒼黃既而通虜事覺 自點行潛於虜欲除去山林 逆節前起當時之事尚忍言哉 草廬問答

許積少有機警之才又能巧發奇中宋同春與之相厚御林酒接殷勤及登對以金澄事相爭於榻前同春上疏指積爲盧杞或謂不出於公心然微同春之力孰能辨此 上仝

孝廟之喪大臣儒臣議 慈懿大妃服制定爲朞其後許穆上疏引儀禮疏說宜用次長三年之服尹善道尹鑴復進斬衰三年之說謂宋時烈貶降 孝宗和其說者相繼而起 顯廟燭其伏謂以言在東而意在西專欲傾陷時烈云云 詰狀○詳礼制

顯廟嘗於禁中謂公主携幼子入闕命出至前賜以黃柑仍教曰汝輩今日食此柑者當以不爲黨論爲報答他日之地可也 聖意之深惡黨論如此 公私聞見

我朝朋黨之禍自 宣廟乙亥至光海壬戌五十年爲東人時自
仁廟癸亥至 顯廟癸丑五十年爲西人時其末流之禍東人在
於戊申之日以柳全陽永慶 永昌李爾瞻力扶東宮一立一
落而成敗其禍之極在上而易國西人在於己丑之初以李完南
厚源力主湖西金潛谷堉心護漢西勢不相敵累世而後成敗其禍
之極在下而易局 南溪記聞

肅宗乙卯吳始壽儐清人之來弔者還奏言到龍川通官張孝礼
語諸譯曰皇帝以 先國王有積年沉痼之疾而事大之誠不替
又受制强臣事有不得自由故特用異典賜祭之度黃海監司尹
堦亦見孝礼聞此言矣尹堦再上疏自下不聞臺諫論堦誣罔拿

閧而流之時議者皆以爲始壽自造此言誅以擠陷向日晝圍者
庚申始壽等敗言者請究覈其事座堂請先令使坐斋問諸張臺
礼々々答云吾但戲言朝鮮兩班旻強未嘗有受制強臣之語乃
鞫始壽及諸譯々々言多模糊而始壽抵言有甚説反他援引甚
多大司諫尹趾完以爲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是象胥之輩此必
爲日後是非之端無寧特貸其死使之沒齒於荒裔司諫趙特謙
剳校理朴泰輔亦疏論之辛酉六月 上特命賜死並按獄大臣
金壽恒請令酌處曾已遠竄也 定齋集
肅廟壬戌冬御營大將金益勳密告武人金翊戴知柳命堅逆謀
逮翊戴與命堅對並驗翊戴自服云金煥夜帶御營軍牢來嘗誘

非已本意臺閣請削黜益勳久猶未從癸亥二月持平朴泰維与
持平俞得一論益勳貪覬功賞脅人以誣人而自爲告首當遠竄
上震怒批旨切責斥授泰維巨濟縣令得一珍島郡守大臣三司
政院合辭力爭 上意解只命罷職上仝
領中樞宋時烈建議以爲 太祖威化島回軍係尊周之義而闕
於闡揚宜追加謚号廷臣議多異卒莫敢言其非 上重時烈議
竟施行朴泰維疏論此事曰夫謚号加上何等重事而上下皆知
其未當然猶難相違處亦遠小嫌卒之宗廟重典不免爲未協群
情也歸云云見藁者爭止之曰所以止君非計利害於身也是將
實流言爲朝著生事蓋是時懷川起自家謫爲上下所傾望而其

言議多不厭衆心後進之士稍〻自異小人遂相煽動謂後輩欲立私黨以排大老泰維不得已削其疏而原疏已自傳播懷川門人子弟見之甚恨怒六月學諭朴益茂錄泰維疏所削語上之執義李宏欲彈泰維与掌令尹彬爭詰副提學趙持謙校理韓泰東大諫申晥司諫吳道一等并直泰維已而懷川上疏自訟 上為貶泰維高山察訪是日金清城錫胄入對言近日朝著不靖分割相傾於是并貶道一泰維于外遞持謙晥泰東等職朝廷一空老小之論始行焉上仝

壬戌白虹貫日〻有重暈而兎伏戟倶備亘于半天見之驚心時宋時烈朴文純世采倶入朝其前有金光南益勳事為清論之第

一件事而趙光甫韓魯詹輩主張之時光南方在東門外宗自鄉由東門入城而不相問入洛與朴公同事而朴公方為清論領袖故宗於光南事亦無崖異光南諸族不敢出入宗門者久矣後仍與朴論事不合朴公子泰殷從傍有言以王覇責之而進崇世室等事大失人望人皆歸朴而不歸宗宗門可設雀羅矣論金仍此會後得出入宗門其所懸想無所不至未久於選中救解光南而論議始不可復合矣 艮齋病後漫錄

肅廟庚申獄局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李參判堂揆之本俞判書夏益以詩挽之曰親友凋殘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殘日又招魂辭語悲楚見者哀之已巳二月南

人溪東改金相國壽興壽恒俱謫遠地仲痛卒李有後命其伯都正壽增在村庄挽李判書翊詩曰牢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矣如君少宜向泉臺作賀詞令人墮淚其時有南人卿牢卒在殯李參判端雨挽詩曰可憐令日事不使此翁看覽者可想伊時悲怖欲涕景象矣 閑居漫錄

世宗朝 昭憲王后之喪赴山陵適大雨江漲不得已安梓宮於樂天亭領議政河演等議安厝何方不能決鄭河東麟趾曰是何難焉在殯東首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在玄宮北首幽之故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之生而致死不仁而不可為也是以殯宮宜當南首金宗瑞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名臣錄

國初國恤所用梓宮臨時取辦 世宗朝鄭判漢城陟請預造壽宮朝廷是之始建長生殿仍使公廣取黃腸木監造壽器大郎之制始無憾矣 名臣錄

成廟追尊自出為 德宗大王以先儒之論言之則當如宋英之

濮王而已至於並入宗廟非禮之經也追尊之初 成廟雜議于
公卿則或可或不可而三司堂陳啓惟李承召獨言追尊之宜疏
甚張皇 成廟雖用其言卒成追崇之計而心醜其逢迎用承召
不終官止於二品而已識者嗤之象村野言
成宗朝 貞熹王后薨于溫泉攢宮奉安于城外永順君家孫贇
成舜孝啓曰昔河崙死於外特命入城殯之重大臣也今以俗忌
大行王妃殯在城外臣切痛之時論多之名臣錄
燕爲方懷墓主孝思廟金文貞諶爲大司憲率諸臺執以爲非
成廟意庭立十餘日無倦色王問前憲長知世子之情卿獨不知
何也對曰前憲長但知有世不知有父也時論偉之東儒錄

我朝國喪卒哭前上下皆着衰服卒哭後視事時權着白衣烏紗帽黑角帶燕居時着白衣笠帶凡喪事着衰服乃 祖宗朝法也 成廟朝議者以為既着烏紗帽則笠亦當黑遂於卒哭後着黑笠 中宗賓天柳灌建議以為衰服未脫而遽着黑笠未安遂定白笠之制又定王后之喪尹元衡以為柳灌之議今不可用卒哭後上下皆着黑笠 栗谷日記

仁宗七月升遐八月下因山丁熿抗疏以為送終大事不可苞札経継有尹潔之疏有回啓下之臣惟丁熿一人而已 乙巳錄

恭懿殿於 明廟嫂叔也時論以為當無服退溪之論亦然奇高峯大升延後入城曰兄弟継統當為君臣當服朞退溪大悟貽書

朝中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澤堂集○按此議在丁卯五月恭懿殿未寧之時上令禮官考服制已而疾瘳至丁丑宣朝竟服徒統之服

丁卯六月 明廟升遐九月葬于康陵大臣以 上幼冲請勿會葬攸事自上未得會葬則立主奠時三公爲獻官時大臣不考古禮不肯爲獻官以俟高宗親代之日月錄

粟谷曰立主大事也自 上不會葬則三公爲獻官者重其事也是何難行之事而三公莫之行耶嗚呼山陵石物儀仗必優於前禮文喪制必殺於古如水益深不知終何如也 上令本國列聖諱皆有代用之字凡於上章公文科場制毋得犯本諱其代字人罕知故今錄於下 度祖諱代冲 大祖諱代朝 太

宗諱二名故無代用 世宗諱代禰 文宗諱代琳 世祖諱代
理 德宗諱代明 睿宗諱代光 成宗諱代欣 中宗諱代祿
仁宗諱代 明宗諱稀僻無可代用 稗官雜記

宣廟 嗣服初改潛邸舊諱自下備三望皆以日字傍之字擬進
其時曔字備首望或副望未能的記而其備擬則分明適點於今
御諱全參判繼輝追聞之駭曰曔字乃恭靖王御諱若被點於今
柰何〻〻幸不點耳其後宗廟御寶為李山所盜設都監改造余為
提調奉審廟內各室冊寶則第一 康獻王室中有恭靖王上尊
號玉冊其文曰臣曔云〻方知曔字為恭靖王諱而舉世無知者
獨全參判知之可謂該博矣 月汀漫筆

仁順王后率哭礼官定以烏紗帽黑角帶閔杏村純慨然草疏請遵宋孝宗白帽三年之制從之 名臣本傳

宣廟乙亥 仁順王后昇遐 上八朔不從權領議政洪暹曰仁廟行素太固出接天使時天使勸膳 仁廟出御手瘦黑太甚果以此成疾不起故今日群臣尤爲悶迫副提學李珥曰 成廟執喪盡礼行素既久自覺漸憊不能止乃曰素食果難守當以不近女色爲盡心之地乃進肉膳而三年不近女色此非誠孝之不足也勢難故也 栗谷日記

宣廟己卯 仁聖王后禫祭日礼官定爲受賀之議兩司啓曰哭泣行祭而遽受賀礼非礼也 上曰舊例不可改也兩司爭之竟

不允及祔　太廟上親祭大赦受賀行飮福宴之時舊例或用女
樂不在五礼儀礼官循例將女樂而司玊堂政院以為飮福之宴
承神之休當肅敬將事不宜聽女樂淫褻之聲　上以為矯激終
不聽上仝
宣廟癸巳四月二十五日　宣靖陵變報至　上在永柔行宮出
闕庭率百官會哭二十九日卯時出闕庭緦麻就位率群臣行四
拜哭盡哀又行四拜群臣以白衣黑笠帶行ㄙ　上臨朝御白衣
白笠壬癸行朝錄
宣廟初喪書銘旌李白沙恒福議曰初喪凡書大行者以時未易
名只書大行以懿其称耳今既有卒日而上尊号則當書尊号無

疑議者多以為五禮儀既云如是且初喪情文未備只書大行意

或有在臣謹從衆論不敢自是 白沙集

大行發引時所用軍丁六千餘名例徵發諸道 宣廟發引時李

月沙廷龜以兵判請用坊民遂為定式 名臣錄

啓運別宮之喪朝廷議 上服制以為 上既承大統與為人後

無異當服不杖期延平完城諸公以為 上是為祖後非為人後

也既存父子之称三年通喪不當變改余謂礼父在為母猶降服

杖期以其無二尊也 上雖非為人後既承大統與祖宗一體不

當伸其私尊宜倣父在為母之文服杖期 上初欲行三年喪举

朝力爭竟服杖期 谿谷漫筆

癸亥初議大院君典礼沙溪以為 上繼 宣祖之統猶父子也不當後考私親宜自称姪称大院君伯叔父時月沙為宗伯鄭愚伏守夢諸公皆在朝謂 上於 宣祖孫也非子也既無称孝而称大院君伯叔父於礼無據當称考自称子愚伏尤主其說破沙溪之見及丙寅喪礼諸公力主不杖之論謂 上猶為人後也前後所論未免矛盾大為沙溪所笑 上仝

仁祖朝 章陵尊崇時李月沙廷龜鄭愚伏経世謂當称考称禰任闕服喪不杖期廟享練祭主祀服廟人後為金沙溪長生謂當称伯叔父服喪不杖期廟享練祭主祀皆主春秋綱目朴潛冶知識謂當称考服喪三年享禰廟皆主儀礼論註說張谿谷維謂當称考服喪杖朞立別廟称為

祖後服為宗統 唐趙浦渚翼謂當承孝服衰不杖朞廟享綾原主祀 皆主為人

後〻南溪集

先是延平君李貴抽進一私書盖崔有海与華人宋獻論礼問答

之說而主張追崇者也弘〻合李縡請下其書以明人臣不敢私進

之義 上命收議廷臣諸議皆以為未安 上乃命直為奏請天

朝曰 天朝不許則予亦無辭遂遣洪霙李安訥請追封 天朝

許也賜誥冕卯壬申秋也 明齋集並烈聖誌狀

仁祖年未三月江陵集慶殿火 太祖真幀未及救出自 上率

百官舉哀 晩雲日錄

仁祖議諡先稟祖宗二字 孝廟命用祖字始定烈祖中改憲字

終以仁字外議多以祢祖及一廟置謚為未安應教沈大学疏論
祖字之不可用俞市南榮疏言烈聖廟号　仁宗今日後用豈是
别嫌之意也論者以　太祖太宗世宗世祖欲為今日之援據夫
太者無上之称世者世室之謂字義不見於謚法歴代皆用創業
中興之君惟我祖宗亦用此例而今不可為據也惟　皇明淳祖
昭皇同用一字未知有何経據而當時如三楊輩所定典礼不無
後來疵議廷詢廷議以示至盡章甚以此轉轄至於窮北 行状書 西遺稿
孝廟嵩下教於諸駙馬曰　仁穆大妃昇遐之時執事之人不能
慣習斂襲之事　仁祖嵩以為恨汝輩須留意喪礼子夫婦身後
親執附身之物俾無遺感可矣以此王子駙馬等習知喪礼 公私聞見

孝廟昇遐宋尤庵時烈宋同春浚吉皆在相其於愼終之道宜無所憾而小歛時縱橫布絞而不結襲禮雖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之文時當極熱合有變通而不能深思善處以致玉軆浮大至於長生殿梓宮狹窄而不能用領相鄭太和乃出附板之議此誠臨急不得已之計而兩宋稱鄭以能臣身爲首相而誤大事能者果如此乎 菊堂俳語

孝廟因山旣成 仁宣王后欲謁寧陵先使東平尉以主私問于其舅鄭相太和以據禮經不上冢之語以達之且曰此命若下臣當力爭后不復言 公私聞見

己亥孝廟之喪禮官議莊烈 大妃服制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李

延陽時白李完南原源李領樞景奭元領樞斗杓等以為臣等於古禮雖不能曉解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朞年依議旋行庚子三月掌令許穆上疏請行三年之制右贊成宋時烈右參贊宋浚吉以儀禮注疏四種之說傳重而不得為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傳重為適子有廢疾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也三則體而不正庶子為後也四則正而不體適孫為後也援據論下鄭太和請於實錄中考出 貞熹王后之於睿宗大王文定王后之於 仁宗大王已行之制而考出則 貞熹行朞服於 睿宗之喪文定之於 仁宗則無見出處其年五月右相元斗杓上箚請行三年尹鑴尹善道又請行斬衰三年語益危險鄭太和李景奭等議以為考諸實錄無三年已行例喪礼從先祖乃礼經明訓則當初議定既據五

礼儀令無異見云云 国朝典謨

五月初六日 初四日上昇遐 院相鄭太和自哭班出坐閤門外小廬遣人邀時烈出示一小紙曰乃延陽所送尹鑴所論也引儀禮斬衰章父為長子條賈疏所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之文而謂大妃服制當為齊衰三年矣時烈曰有是言也然其下文又有嫡妻所生第二長者因名庶子雖承重不得為三年有四種之文云云太和曰願聞之時烈歷擧疏説以明之太和揮手止之曰自古帝王家事始雖甚微終成大禍者多萬一奸人以體而不正之説搆陷之則禍国家有難言之慮多般詰難時烈曰大明律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服不杖期以此為斷如何太和

驚否而從之 宋尚敏疏

庚子四月掌令許穆疏畧曰儀礼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將傳所重也齊衰章母為長子注曰子為世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己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己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世適〻相承為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与立庶子為後者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今 孝考於大妃既為嫡子而又踐祚即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是體而不正不得三年者臣不知其何所據也今練祭在前既練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不可及也更命收議李景奭沈之源鄭太和申前說國制

元斗杓議當初与諸大臣循例獻議今見許穆疏援據皆明臣不
敢膠守執迷再誤重典宋時烈議畧曰許疏所謂長子死者未知
死於何時耶謂已成人而死其父既爲三年之服行三年然後又
立次嫡謂之長子其次嫡死又謂之三年服斬耶如此則其於無
二統不貳斬之義如何耶所謂庶子者固爲妾子也然自次嫡以
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曰庶子妾子之号次嫡第二
子同名庶子也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子庶
非賤庶乃衆字之義也今必得次長不爲庶子之明文然後穆說
乃可從也且以 世宗大王假如聖壽無疆 文宗不幸先陟
世宗服斬而立一大君爲嫡一大君又不幸則又服斬而又立二

大君如是至於八大君皆服斬則並 文宗世祖為九三年三九
二十七年無是理也前參議尹善道疏曰時烈曰文王傳國則捨
伯邑考而立武王周公制禮則又捨〻於長庶也辨只以為文王
之事聖人制礼之大經周公之礼聖人立經之常法此是兩聖人
時措之宜周公豈為伯邑考而作此礼也然則其可執此礼而謂
孝廟非嫡長而謂大妣不可三年乎夫嫡者兄弟中無耦之稱也
統者修緒業首庶物承其盡後之号也立次為後則嫡統在他乎
次長承父繼天命而不得為嫡統〻〻猶在於他人則是假世子
乎攝皇帝乎且長而立者不敢君於已死長之子孫而已死長之
子孫亦不臣於次長而立者乎又曰古公雖立季歷而泰伯有後

則古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然則群志未定而季歷之子孫何可保也又王雖立武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之嫡統猶在於伯邑考之後乎然則天下之群志未定而武王之子孫何可保也時烈以宗統歸於主宗社之君而以嫡統歸於已死之長子然則宗統嫡統歧而二之也疏呈政院承旨金壽恒措辭入啓命還給其疏副學俞棨請焚其疏遂諸四裔善道竄三水右尹權諰司直趙絅於揆洪宇遠先後疏救善道俱被竄黜丙午頒倫柳世哲等千餘人疏論時烈誤礼湖儒尹憲卿等又疏卞之於是廷議駭動互相排擯 朝野記聞

甲寅二月 仁宣王后薨七月大丘儒生郝慎徵疏論大妃服制

當服長子婦碁年今日國制反以衆庶婦大功誤定顚倒人紀云

云命大臣收議領相金壽興判府金壽恒户判閔維重兵判金萬

基吏判洪處亮大憲姜栢年等並以己亥已定之制爲斷大功爲

當云云 上宴命收議終乃下敎曰卿等皆蒙 先王恩渥到今

敢以體而不正之說爲今日之禮律乎縷縷嚴敎礼曹更啓以碁

年改付標以入備忘記領相金壽興以無倫不近之說倡言體而

不正之語忘先王之恩附托他論之罪不可不正中道付處春川

定配 上仝

九月晉州幼學郭世楗疏附邪說之金壽興猶被編配倡邪說之

宋時烈宜涵憲章 先王諡文安可使罪臣濫握彤管以涵盛德

乎　批合優納乙卯正月兩司合啓請宋時烈等罪宋竄德源後
去追奪李惟泰竄寧邊善道褒以忠直贈職正卿宋移配長鬐圍
籬丁巳鎮川幼學林瀗疏請以改定邦礼上告太廟以慰　先王
之靈云云自是上自大臣下至韋布告廟之疏日交公車洞儒士
負尹𢡟等五百餘人上疏中下竄江界己未春義僧軍等墩臺於
江都府水使李藹領其役有人投書曰今諸公得衆據近郊此天
假手諸公也且曰下令軍中急督入城之後昭顯孫林昌君時在
安東坊此眞聖人而國之宗統諸公若立此君可正今日朋黨之
禍云云未捕罪人甚急此時宋尚敏之疏適入時輩評訴而罪之
尚敏死杖下宋相移配巨濟蔽加棘栫時又把子橋前掛書云南

黨涸濁西類怨恨人心離散宗社危急云云左相權大運造達而
議捕李有禎鞫刑取服正刑遂有按律宋相之請而以誤礼改定
告廟頒教（頒教文 清城製）至庚申三月堅獄出而南人盡敗金壽恒自鐵
原謫所入為領相鐫寃甲山旋請庭鞫受刑四次賜死前後寃配
之臣一併收召上仝
肅廟辛巳　仁顯王后國恤時領議政崔錫鼎左議政李世白曰
當此國恤士大夫家大小祥儀節宜有定式以礼記言之曾子問
君服中私喪變除孔子以除服不當過時為之礼意甚明而五礼
祭於卒哭後而所謂大中祀乃國家祀典非指士大夫家祭祀也以
義理言之國恤中士大夫家時祀可廢而忌墓猶可略行練祥虞卒

哭是喪中之祭本無吉凶相襲之嫌宜自朝家定制使之依禮從
行祭而除服也又曰國恤時元無禁葬之令而每當山陵未定士
大夫家不行葬禮因以成俗禮曰葬先輕而後重且大夫士庶人之
葬期各有月數若踰月則便成僭禮今亦宜使營葬 上並從之

太廟祭典多用古禮十一室所用犧牲牛二首羊三首豕十一首
而豕則以全體用於十一室牛則割其頭用于第一室及二室三
室以下各用一脚不足者又殺一牛取其脚羊則割其頭用于第
一室及第二室三室而四室以下各用一脚皆只去其毛存其皮
盛以木函奠于卓上當其獻爵燭下劍見則死獸之頭剝去其毛

而耳目口鼻宛然如生豕則卷其四足竦耳張目以無毛蒼赤之
全體伏在卓中諦視甚駭以程子所謂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
後則全用古事神恐不享者觀之　大廟犧牲之用全體全有終
未知其合於享儀也且既用稻粱黍稷四種飯而無匙箸亦有未
可曉者矣壽谷集

太廟神位常時奉安處則高於床卓若數尺而及其祭享時自龕
中出主奉安處則反卑於床卓獻官俯伏之際從卓下可以仰瞻
神位全身夫神道人道不甚相遠方丈之饌若設於目上則水陸
之品何以下箸乎𨓏立之設反高於神位者未知其義何居甚未
穩當祀典變改雖曰重大禮官之陳稟釐正似得宜矣上仝

肅宗辛未歷東武王廟左相睦來善以爲依倣周王式商容之閭行式禮右相閔黯以爲不宜拜亦不宜式當擧手揖 上從黯議辛未又歷入南廟依前行揖庚寅 上語諸臣關王廟不拜而揖果無失於禮否 宣廟朝親祭時必不行揖禮也左相徐宗泰曰其時則天將同往或行拜禮令不必永遵關王自是異代名將與先聖先師有間行揖之外無他禮矣 上命考出 宣廟實錄則宣廟行再拜 上命令後依此行拜禮 寶鑑

附 私禮

鄭圃隱廬墓側立家廟之後我朝士族無不效國初家廟猶未盛自經己卯諸賢中正道而爲士大夫家者無不立廟 淸江瑣錄

明宗乙巳柳贊成仁淑被禍有女未適人而遭禍為宗室清化守
昌孫副室及伸冤後 宣廟特命更備贄幣因以為室 明谷集
朴醉琴彭年死後至玄孫繼昌始錄用為參奉繼昌嘗於先生諱
辰夢見六人來立於祠堂門外覺而乃併六位以祀鄭寒岡曰凡
為士大夫家有勳而封君之祖則例為始祖而不遷今先生事業宜
特封君者哉命以永世不遷攸因以為定式云 朴崇古所記
明廟壬戌年李相俊慶為兄觀察使潤慶服衰自後士類頗有服
其祖父母兄弟以及伯叔父母者遂為近世學風 清江瑣錄
我國士大夫自先王朝父母喪則皆廬居終制期服以下則只著
布帶於縗服上依家礼假寧格終其日除服奠前聽樂宴飲人無

怪之者 宣廟後儒賢漸遵喪礼朞功皆依礼製服盡月數創見
者怪而排之今則炎字成俗且忌祭純用素膳今則窮巷婦孺皆
知用肉信乎轉移風俗在君子非難事矣 東閣記
退溪遺戒不用油蜜果葬時門人曰若受人蜜果之奠後必濫觴
不若並不受或曰兩用云者只為一家言之豈謂人之來奠者乎
人以誠意來奠而若排之非所以體先生平日待賓客之誠云云
鄭子中曾以是稟於先生故只於家中不用來奠者皆受之 退溪言行
近古國俗脫父母喪未及終制皆用黑五十竹草笠黑木纓白
衣白帶以至禫過而純吉蓋中古我國士人平時常着淡黃白竹
笠若今之上殿別監及司僕牽馬夫所着故也其後士類所着竹

笠變白為黑而禫前之笠亦從而黑白布裹笠則權用恤着之令古相盧公守愼己巳庚午年間遭父喪祥後以遽黑爲未安用白布笠如國恤時所着者直學鄭澈亦倣而用之自後禫前之笠或白布笠或白帽或黑帽各任所見無定制申校理點於經筵議定以白布笠 清江瑣錄

愼獨齋侍寢於沙溪四十年所有問雖當夜臥寢必起坐冠帶而對又當昏朝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様每行時祭〻饌無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至誠不在物亦可為後法 南溪記聞

沙溪先生家長子早死於壬辰之亂故命愼齋為承重愼齋又以無嫡子故移宗於其季 南溪禮說

慎獨齋夫人俞氏性不慧不能備女婦之道遂得栗谷庶女爲小室及俞夫人歿沙溪謂慎齋可以後娶生子爲承重計心善之後招慎齋語之曰集甫令妻〻可以諒後娶豈非宗祀之幸耶慎齋起而拜曰人各有命〻既不好得前人爲配終身困苦今雖後娶安知其必愈於前人耶蓋安於小室之賢無他意也沙溪憮然久之宗事遂不成 南溪記聞

我國之制使爲人後者書其四祖並書生父之規式言自 宣祖大王受教爲始云 三官記

仁祖朝諸臣力爭追崇之不可 上曰諸臣何以并生親推恩乎自是遂停生親之贈 晦隱集

趙克善字有諸　仁廟朝人受學於浦渚潛冶二公深於礼學過
節礼墓下有厲人請權行廟中公不可曰未聞享先而受禍者請
勿焚香公曰不爇香大堂曰祭字當　仁廟大喪公時守海陽嘆
粥饘皆内外廚撤酒肉婦女幼稚亦無食肉者下帖一郡毋得有
宴飲嫁娶歌舞漁獵一方化之市不沽酒野無農歌　本狀　藥泉集
書遊山好益謹於祭祀之礼凡百器用別所以藏執事家衆皆令
前期沐浴以布掩其口鼻然後滌器具饌果實去其皮膜然後以
水淨洗遠方所産取來貯藏時至而用之井泉之水預為淘淨不
使他人混汲醋醬亦置別器不為常用皆可以為後生法也　本傳
肅廟甲寅閔業死其子世益有狂病其孫慎代服其表祀書啓曰

儀禮正傳有父有廢疾孫為祖後者亦斬衰三年之語而或以為
此則非指士夫家而言或以為喪制達於庶人亦可倣而行之孰
此兩端折衷未易請議大臣領相許積以為禮書所云者是通解
五服圖說而其目乃天子諸侯正統旁期圖也其非為士庶之禮
不啻明白且家禮及國制未嘗有父有廢疾為祖曾服斬之語則
嘗不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用於士庶家耶我朝三百年來喪性
及篤疾之人不為不多而一未聞有子代父而服祖者閔慎既曰
問於知禮者宋時烈則何不用其當稟禮部以為定制之言而擅自
代父服喪自陷悖倫之歸乎左相金壽恒以為閔慎之代父服喪
蓋據朱子喪服劄論而原劄無天子諸侯士庶區別之語且儀禮

喪服圖中所云〻只在於天子諸侯旁朞服圖而不在於本宗服

故說者以此爲非士庶不可通行之証而亦有所不然者嫡子先

死嫡孫承重之服亦只在天子諸侯服圖則其父以嫡子先死之

後爲其子者其將以闕於本宗服圖而不服祖以斬乎此兩款之

只在於天子諸侯服圖則同也一則上下通用一則只行於天子

諸侯不行於士庶亦非臣之所敢知也判下以爲父在代服祖喪

莫大之變礼也不待稟定朝家擅自代服之忕滅極無倫使之更

無如此之弊 (國朝典謨)

儒林 附數學 校院

我東理學以鄭圃隱為宗圃隱之學傳於冶隱〻〻傳於金淑滋〻〻傳於其子宗直〻〻傳於金宏弼〻〻傳於趙光祖

我東儒先之從祀 文廟者崔文昌薛弘儒安文成鄭圃隱金寒暄鄭一蠹趙靜庵李悔齋李退溪凡九人而靜庵一人外皆嶺南人可謂盛矣世稱嶺南為人才府庫者信矣類說

鄭夢周字達可号圃隱延日人生丁丑丁外艱時喪制紊弛士大夫遭喪皆百日即吉公獨廬之親墓哀礼俱盡國家嘉之旌門自辛丑避兵以來學校荒廢恭愍王新創成均館選碩儒金九容朴尚衷李崇仁及公兼學官以李穡為大司成公講說發論超出人

意諸儒欲服牧隱袮之口達可論理橫說豎說無非當理推為宗
方理學之祖公於恭讓朝為相不動聲色而處大事決大議咸適
其當時俗喪制專尚桑門廢公頗多公請令士庶作廟立主以奉
先祀內建五部學堂外置鄉校文風復振華朝服而襲華制立義
倉以賑窮乏設水站以使漕運皆公指畫也及我 朝受命公伏
節以終壽五十六贈領議政謚文忠從祀文廟 本傳海東名臣錄

吉再字再父號冶隱海平人生癸巳公八歲父元進爲寶城大判
母金氏赴之以祿薄寓公外家而去公既別母慕而号泣遊南溪
獨得石鱉歌之曰鱉乎〻〻汝亦失母乎吾亦失母矣吾知其烹
汝食之汝之失母猶我也是以放汝因投水号泣見者感涕後父

官遊松京又娶盧氏母因以致怨公引諭諫悟母感之終不出怨言就尙山朴貢拓聞性理之學覲父松京盧氏或有不慈之言公起敬起孝盧感之待之如所生同遊牧隱陽村之門始聞至論癸亥中司馬丙寅登文科補司錄不赴時母老晨昏定省披衾歛枕躬自爲之遠近學者四集常與討論經傳樂而忘憂常以明道學闢異端爲事緇流之感悟而反本者甚多公於陽村朴貢之喪皆行心喪三年每値親忌一粒不下口垂淚終日講有喪維微疾必啜粥未嘗能也公疾革配申夫人告以招師巫公曰君父一也旣註君矣聞訃而未可也卒六十七 上仝

金叔滋字子培號江湖生甲戌年十三受業於吉先生天性至孝

屋家事親皆從事小學丁父母憂哀毁過礼勺水不入口既殯惟
啜粥飲醬廬于堂側不脫絰帯蔬糲終三年出侮人不倦必諄々
叩兩端開悟而後已每遇書中事士送死之處輒嗚咽涕泣授業
者為之感慟教子弟先說礼經後及子史至於學射曰弓矢制身
之物不可不閑習古人以此觀德非博奕比也又勸推筭曰日用
事物非此未易究其數　世宗元年己亥登科授學諭又首薦經
明行修堪為師儒為世子正字成均司藝退歸密陽年六十六仝上
金宗直字季昷号佔畢齋叔滋之子生辛亥未弱冠文名大進中
進士登文科選承文正字時魚世謙為本院先進見其詩歎曰使
我執鞭為奴隷甘受之出咸陽郡以興學育才安民和衆為務

遂為条校不赴重試曰重試文士驟進之階竟不赴物論高之世

辛廬墓三年辰謁過礼上食哭泣之時行路無不泣下服闋筭書

室于金山池鳥而曰景濂日吟哦其中無意世事鷄鳴盥櫛正衣

端坐妻子之間不示情容少時以藝病且瘦公憂傷作顧天賦伯

民病痊醫云蜈蚣汁良公先嘗以進果效凡守職恤民廉簡而潔

煩主静而制動而在不露形迹事理而民不忍欺平時待人接物

渾然和氣非其義不以一介取人觀察湖南一路肅然起刑書判

書退卧密陽田庄　上聞其貧賜米七十石卒年六十二謚文簡

上仝

金佔畢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觀其文集可知退溪

我東有二大儒皆重名於斯文而皆有大可疑處圃隱能以死殉國而禑昌之廢戮不能有所樹立至列於九功臣此一可疑也佔畢齋委質　光廟而弔義帝之作大紀春秋諱尊之義盖有是心則不當立於其朝旣立於其朝則不當作此文也心事矛盾義分俱虧此二可疑也自文忠從享文廟後學不敢遽議其得失而戊午史禍之後人亦不欲論其事未知千載尙論以爲如何也　谿谷漫筆

金宏弼字大猷号寒暄堂瑞興人生甲戌初從佔畢齋以小學書授之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云耆之服膺手不釋卷嘗作詩有小

學書中悟聖狂之句佔畢曰此言乃作聖根基嘗齋後堂無人手
年三十四丁外艱歠粥致哀絶而後甦廬三年一依禮制服除必
晨拜祠堂次謁母夫人、、性嚴意或不愜必正色不言之起敬
起孝得其悅豫嘗訓子弟曰言人之不善如含血噴人先汚其口
汝等必以此爲戒云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爲己任執經升堂室
不能容中生炙授刑曹佐郎獄訟明恕人皆稱服戊午獄起以佔
畢門人配濊川移順天之處之夷然不改操甲子受後命沐浴冠
帶而神色不變徐以鬚啣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幷此受
傷乃就刑年五十一　中廟朝贈都承旨丁丑贈右議政　宣廟
朝贈領議政謚文敬祀文廟　上仝

鄭世昌字伯昜號一齋河東人生庚午早失先考不煩教戒好讀
書務篤實不爲崖岸斬絶之行與金寒暄遊佔畢門下相磨道義
入智異山三年發憤勵志遂窮體用之學　成廟庚子薦經明行
修公不就癸卯入上庠同列以理學推尊之公事母至孝凡世所
爲不至於不義不敢忤焉世之志亦不欲以非義傷先生之心故
母無過擧子無苟順之失參議尹虓薦孝行學識士林無比爲昭
格署參奉公上疏辭　上題疏尾褒之曰聞世之紛予不覺出涕
行不可掩而今猶如此是世之善不允是冬登文科由檢閱說書
出爲安陰縣監政清民悅一境大賴戊午坐史禍配鍾城甲子卒
於謫所年五十五　中廟朝贈右議政令邑守春秋致祭其墓賜

夫人爵歲廪終其身謚文獻祀文廟 上仝

鄭一蠹少讀小學自謂必盡行此書然後方授他書故讀小學三十年 明齋集

趙光祖字孝直号靜庵漢陽人監察元綱之子生成化壬寅庚午中進士魁乙亥登第官至大憲謚文正生有美質少小已有成人儀度稍見人非違能指言之及長好讀書慷慨有大志慕聖賢之風十九而孤奉母至孝 中廟乙亥以孝廉除造紙署司紙秋登別科入玉堂丁丑升通政為副學 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庶幾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而尤倚重先生先生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斯文為己任義利王伯之卞今古治亂之故賢邪進退之

我無不極言之 上皆虛心諫聽焉戊寅升嘉善先生尤以驟升
為大懼力求退去而 上不許至己卯群怒日伺衆邪交間駭機
大禍忽作於閑神武之變十日謫綾城十二月後命至卒年三十
八先生天分甚異絶出尋常鸞停而鵠峙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
猗蘭播芬而皓月揚輝也其持敬之法主靜之學孝友之行忠勇
之氣可謂絶後而光前矣有二子曰定曰容 行狀 退溪集

靜菴先生大人為魚川察訪時金寒暄謫熙川先生從寒暄學
天質甚美志操堅確見世道衰微慨然以行道為己任動遵繩
墨高拱危坐言必以時流俗指笑終不少撓以卑行薦為司紙
歎曰我不求爵祿而乃有是除寧赴科出身以事聖主遂登第

遂入玉堂經席之上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興至治之說
及瀣啓達辭旨懇懇 中廟欣聽一歲中超拜副提學遂以致
君經濟爲志知無不言多引淸流布列朝廷己卯爲袞貞景舟
所讒淸流一網殆盡（石潭日記）

前朝鄭夢周始發其端而規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緖而猶
未大備及趙光祖倡道學翕然從之今之有性理之學者光祖
之力也（上仝）

李彦迪字復古初名迪 中廟加彦字號晦齋驪州人居慶州生
員蕃之子生弘治辛亥癸酉中生員甲戌登第官至右贊成謚文
元先生生有異質力學能文入玉堂以直提學升秩出尹全州府

境大治先生雖以親老乞郡其愛君憂國之念未嘗一日忘于懷
因災異亦言上疏數千言　中廟深加獎歎曰古之真德秀無以
過也命傳示中外特陞嘉善　仁宗即祚擢左贊成先生感兩朝
知遇之隆將以有爲也而　仁廟昇遐　明廟嗣服丁未加罪乙
巳諸人安置先生于江界癸丑卒于謫所年六十三爲人安重端
詳光明正大天資近道早知爲己之學講明體履以繼往開來爲
己任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養以沖淡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
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先生之學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
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亦之東方鮮有其
倫矣　李狀退溪集

李彥迪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手不釋卷持身莊重口無擇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以道學推之但無經濟大手及主朝大節乙巳之難迫于權奸不能直言匡救後稍與權奸立異竟得罪削切遠竄而卒

李滉字景浩號退溪眞寶縣人父進士贈贊成埴母朴氏 於礼安縣溫溪里燕山七年弘治辛酉也二歲失怙朴氏資給就學八歲溫恭遜悌不敢有惰容十二歲受論語於叔父松齋公堣一日將理字問曰凡事之是者是理乎松齋喜曰汝已解文義矣與兄大憲公瀣同受業松齋曰亡兄有此兩兒爲不亡矣性好讀書雖稠人中向壁潛玩尤致力於周易嘗有羸悴之疾 中廟癸未始

進太學學必有法與金河西為交戊子中進士甲午登第戊戌居
憂服闋入玉堂　明廟壬子升通政戊午升嘉善建在鄉居每上
疏章輒以正人心勉聖學為言丙寅升資憲　上屢下召命俾待
甚勤先生力辭聖意猶勤以招賢不至歎為題令讀書堂製進
宣廟即位恩禮隆絕特拜贊成先生不得已赴朝都人指之曰李
貳相至矣在朝一年又乞退與諸生講學論性窮日夜忘倦庚午
卒年七十贈領議政謚文純 年譜
金文敬鄭文獻則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
疑惟趙文正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沉潛義理模範一時
斯二人為表出從祀則其誰曰不可哉 經筵日記

李珥字叔獻号栗谷嘉靖丙申生學語便知文字七歲著復昌傳曰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十三中進士初試十六中夫人棄世廬墓盡誠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十九入金剛山就定因無何覺破近理亂真篤自警文一以聖賢為準二十三謁退溪于陶山亦論義理退溪多從其說辛酉丁贊成公憂甲子試司馬文科並魁初試復試稱九度壯元薦入玉堂壬申由典翰直提陞承旨辛巳升大憲尋拜戶判俄典文衡拜吏判進拜右贊成先生正色立朝任怨不避晝則終日在公夜不解衣帶 上翕然傾仗媢嫉者朴謹元宋應溉許篈劾以驕蹇慢上先生陳疏引咎辯證者數千人 上命竄朴宋許先生下海州復丘以吏判不得已

入京辭謝請致仕不許無何感疾還朝屬纊年四十
九訃聞 上哀痛哭聲徹外庭民爲痛相弔曰生民無福發引日
執炬而送者連亘數十里塡街悲号 仁廟朝謚文成從祀文廟
本傳
成渾字浩源号默庵又牛溪聽松之子生嘉靖乙未 宣廟朝以
學行卓異再除參奉超外六品皆不就授積城縣監謝恩即歸遠
近學者日益進召以臺職者十餘終不至 上問栗谷曰成某之
才何如對曰謂之獨任經濟臣未敢知但多病不堪任劇置之閑
職使侍經幄必能裨益聖德辛巳以宗廟令謝恩 上引見訪治
道對曰治亂無事係人主一心然必得賢輔相使廣收俊乂列于

康任然後沿道可成仍退歸癸未拜參知吏議入京謝恩時宋谷
當朝中外屬望眷注方隆群小論劾之先生疏下其誣論去并劾
先生、、即還坡山儒生相繼抗章指陳邪正　上教曰苟君子
也不患其有黨予願入珥渾之黨遂盡逐群小升拜參判未幾宋
谷卒先生益無意世事連章乞骸一出謝命解職而歸自後徵命
不復下壬辰亂　上將西狩先生自念本起山野方被鉤黨之目
朝暮且得罪國雖有急義不可輕進及先生自分朝初赴龍灣以
未即奔問待罪　上下教追擧初事辭旨嚴峻先生惶恐不敢亦
引咎乞骸歸戊戌疾篤謂子文濬曰吾得罪君父心事未白死不
瞑目衣以布衣歛以紙衾縞帶廢棺牛車歸葬足矣歿後群少仇

疾終至退夺 仁祖朝命復官贈左議政謚文簡先生少与栗谷定交嘗論四端七情理氣先後之説往復累千萬言多有儒先所未發者栗谷嘗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云從祀文廟 本傳

金長生字希元号沙溪参判継輝之子也嘉靖戊申生〻莊重不妄語不戯狎初從宋龜峯學長師栗谷備聞道義之要栗谷甚重之戊寅薦除参奉癸丑獄起先生庶弟拷掠以死光海親鞫上變人曰金某亦与知否其人曰金某賢者某等惟恐其聞知也先生獲免歸鄉屛居不通外人惟潛玩經訓以自適 仁廟即位即授掌令不就特除成均司業訓廸多士且命輔養元子先生懇辭不

獲每參講席隨事規勸仍以嘉善拜刑參不赴年八十三而卒先
生敦厚和粹自然近道其立心也專而確用力也密而篤玩索踐
履交致其功故德器渾成睟面盎背四方之士論成德君子必以
先生為首先生於礼學用功最深考證精博人有變礼疑文必取
正焉及論国家典礼獨排衆説以至上咈上意下与諸公牴悟確
守初見終不少改之每讀書有所得輒有劄錄有經書辨疑八卷
近思錄釋疑一卷喪礼備要一卷疑礼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
編家礼集覧三卷藏于家喪礼備要一卷行于世謚文元祀文廟
本傳

金集字士剛号慎獨齋沙溪先生子也生甲戌纔學語以指畫口

曰此中字也五六歲知讀書作大字從宋宗谷宋龜峯學十歲從
沙溪於連山守制之廬饋奠祝贊無不恰行十八中進士庚戌授
參奉光海朝歛迹連鄉 仁祖初元直拜扶餘縣監甲戌拜持平
戊寅康弟果為人誣告 上曰為其父兄皆賢故特原之己卯拜
承旨入侍講筵多所規切尼山賊柳濯謀亂謂其徒曰金承旨廬
不可過也 上聞之曰凶徒亦知賢者之可畏也己丑除吏書判
書時自點嫉士林登庸行讒北虜謂先生与金清陰為領袖出使
六人出來先生蒼黃退歸丙申卒壽八十三門人尹宣擧等主喪
事一以礼先生姿稟端方審密溫雅和粹事老先生愉色婉容朝
夕必擇用力於不聞不睹之地澄心黙坐家庭肅穆晩年德益邵

學益進遠近學者洽然宗師之克承李文成以來嫡傳門路甚正傳之無弊云諡文敬配享 孝宗廟 本狀同春集

按此目以淵源所承序次於上而諸先生之無與於承統者稍附下段故年代有所倒置覽者詳焉

尹祥字實夫本醴泉縣吏也 太祖丙子登科學問精博授胄監教誨導切國朝以來為師範之最官至參賛号別洞 本傳

金淨字元冲号冲庵成化丙午生俊穎出人學語知讀書未齔誦大學十四中別試初試第一以年幼不赴會試回科擧之文不足學沉潛聖賢書夜以繼日十五而知執喪守礼事母至孝十九中生員二十二魁文科入玉堂乞外補淳昌乙亥 章敬王后薨與

潭陽府使朴祥上疏請復立愼氏伸無辜廢處之冤絶以妾爲妻之議且極言朴元宗之罪臺諫李荇等目以邪論請鞫問竟配報恩丙子赦還官至刑判群猜日積神武之變與靜庵等一時収繫並以當死首相鄭光弼牽裾泣諫始許減死杖配錦山移珍島又決百棍安置濟州終賜自盡聞命色不變酌酒訣飮移書兄弟勉以養老作絶命詞以見志南冥也濟民持酒饌爭攔道泣曰吾舊君濟俗尚淫祀悖禮制爲喪葬祭儀以導之俗大變公天分甚高至行純備學業精深門路最正終日端坐門庭肅然退溪曰冲庵學問高於人一等有此見識而不得行其志悲夫無子兄子天藻繼後 宣廟朝致祭諡文簡 本傳

金安國字國卿義城人學於金寒暄慨然求道辛酉進士癸亥及第丁卯重試按察嶺南務以風化動人前後掌成均教胄甚勤門弟學徒所至成群其教以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爲程課陶甄士流之功甚大己卯作興與靜庵同志而不欲更張太急出按嶺南而終不免黨籍之厄其先見之明所守之正可知也鄭之雲天命圖乃公所傳授其於上達處未見虧欠豈不偉哉罷退後居利川梨浦扁小齋曰恩退日與諸士講學後移居呂州構亭曰泛槎堂曰八怡杖屨逍遙若將終身十九年後以贊成典文卒謚文敬配享 仁宗廟 本傳

朴英字子實号松堂善山人少倜儻不羈武藝絕倫取武科補宣

傳官嘗南歸遇盜逆旅傳呼曰我善山朴內禁也鳴鏑射之羣盜
駭散年二十四夜直闕中不寐流淚曰馳馬試劍一勇耳人而不
學何以為君子一朝歸鄉里折節讀書與鄭新堂鵬講學有相長
之益德容粹盎勸誨後學以自得為先所著述皆透悟己卯禍以
兵参被斥搆松堂於洛東江上以居後以慶尚兵使卒 本傳
金獜厚字厚之蔚州人生正德庚午自幼行必正履不由側逕奇
服齋遵見之曰子必為 世子之臣辛卯司馬與退溪志氣相符
往還講磨庚子登第 仁廟在東宮恩遇日隆至賜墨竹圖以寓
微意乞養得玉果及賓天除拜皆不就庚申卒其學窮理主敬造
詣之深人不能窺 贈吏判謚文靖 尤庵撰

成守琰字仲玉号聽松弘治癸丑生弱不好弄儼若成人天性至孝讀書知大義甲戌丁憂居喪盡礼容有過而投詩感之者与弟守琮遊於靜庵之門俱有重名閉門不出不事科業手寫太極圖玩索造化之原自通書以下悉類會抄錄以為學樂不以外物累其心自少多病寒暑不出常服狗皮裘豆飯菜羹未嘗不飽一見者如在春風中築室坡州牛溪之上扁曰卯雨每值春秋和暖命駕之田間与田夫野老諷詠而歸一室圖書塊然靜處晚被徵辟為養奉一出謝恩後超六品職又除積城縣皆不就晚年築室白岳山下松林中扁以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而已甲子疾劇更衣就枕謂其子曰汝以貧故常欲殖穀而奚親君子於貧賤

素其位而已何至為如此事愼勿為之銘於書初受參奉可也先生長身秀骨儀形甚偉喜怒不形望之儼然即之穆如通不踰閑介不絶俗神用混厚不露圭角一室圖書燕居超然傷時憂國出於至誠往々因書感事仰屋浩歎筆法雄健自成一家 本傳

慕齋金相國薦先生于朝洪公奉世曰朝廷欲求堪任百執事者耳成某年垂五十不求聞達微辟之下徒使斯人難於進退而相公亦被近名之譏不如且已金公曰朝廷薦賢雖未大用某待罪列卿當薦一時第一流使姓名達于楓宸可也洪公曰資高學成守死善道竊謂斯人當之云其見重如此 海東名臣錄

曹植字楗仲號南冥生而岐嶷靜重若成人自能言在父膝上授

詩書應口成誦稍長博通諸書尤好左柳嘗誦志伊尹之志學顏淵之學惕然覺悟發憤勵志以反躬體驗脚踏實地爲務親沒不就試後入頭流山扁齋曰山天 中 明 宣三朝連有徵命不就年七十二卒臨終謂學者曰後人以我爲處士則可矣若目以以儒者則非其實也又嘗曰學者無多著睡思索工夫於夜尤專嘗自佩金鈴號曰惺惺子時振以喚醒每讀書得緊要語取筆書之名曰學記其殁也心不爲動怡然如就寢本傳

南冥遯世獨立志行峻潔眞一代之逸民也第其論著者則於學問無實見所上章疏亦非經濟之策雖使行于世未必其能成治道也然終始完節壁立千仞如楨者無幾南師古曰今世

處士星無光不久而公歿亦可謂應時非常之士哉 石潭日記

成悌元字子敬號東洲少有志聖人之學聞柳藕得寒暄性理之學挾大學請教柳公疑年少未誠非之十往不懈始得見遂潛心服膺適友聞人求正所學尤善訓誨後進思慮精專一意力學為文汪洋自成一家醫卜地理無不涉獵不事舉業性敦友悌朝廷擧遺逸拜報恩縣監設施有方考績奏政最命外敘而経遂卒年五十四 本傳

宋麟壽字眉叟弘治己未生自髫齔已知為學之方博究経史日益長進擢文科賜暇湖劾金安老謫泗川日聚弟子教誨不倦歸拜吏叅大成倡性理之學盡誘掖之力士皆悅服殆武尉有丕変

之欸嘗承命觀周華人望其儀表嘖嘖稱賞曰眞玉潔氷清之士
愔守生於海外不得與之同朝云乙巳禍擯于清州先塋下丁未
壁書之變受後命 宣廟朝復官 本傳
李恒字之號一齋恭仁人生弘治己未剛毅豪邁少好遊俠角觝
弓馬冠一時聞有劇賊反奴必往制之早業武舉年幾三十叔父
判書公召而呵之公瞿然驚惕折節讀書入道峰山望月菴盥水
服上服危坐攝心求道沛然有得聞朴松堂英由武進道徒從之
研究諸經無不貫通 明廟朝承召入對陳進學致治之方起拜
林川郡守 宣廟朝拜掌令不赴而卒年七十六 本傳
成運字健叔号大谷弘治丁巳生登進士除叅奉數日棄歸年七

十擧經明行修　明廟命驛召將訪治道待以不次至京拜別儀
司紙謝恩而退　宣廟朝屢徵不至八十二終老林下四十載而
以杜門求志者必有其學潛退確守者必有其見玩而忘飢不知
老之將至者必有其樂人但見考槃澗谷琴書自娛而已若其所
存鮮有窺測 本傳

徐敬德字可久号花潭弘治己酉母夢入夫子廟生而眉宇明朗
眼若曙星自幼聰明剛毅有絶人之資年近志學受尚書至朞三
百師不肯授曰此不但吾而不學擧世無知者以怪之退而精思
至十五日通解乃知書之可以思得也天性至孝居憂讀礼至始
死皇〻等語未嘗不反復流涕家貧連日不炊而晏如也鄕人有

爭下者不之官而之出也舉進士晚除參奉不赴苦做三年忘寢忘食或數日閉門危坐板上不施藉鋪氣血鬱滯聞聲輒驚遂遊下道名山滿年乃還自後充健靜動皆安遇山水佳處輒起舞五十八卒 宣廟朝贈右議政謚文康又號淺齋 本傳並野言

花潭奮起寒微高蹈終始理數之學逕踵康節靜菴以後無出其右兩都志學之士從之者衆門人成名者亦多然退陶獨不之取者爲其近於異學也今者世俗相傳謂先生有異術至於仙方秘記言其蟬蛻不亡此說雖誕然花潭平日論議之技倆亦必有近似者故爲方外之士所藉口也 澤堂集

李義健字宜仲號峒隱固性天資恬淡沖雅儀表玉立力學自修

不事科業不慕仕官詩學唐筆學二王清婉端勁如其人品與牛
栗谷江友善而牛溪松江尤為莫逆咸謂徐穉黃憲每出李白沙
薦其行誼超授工曹正郎壽八十九而卒有文集 清陰集

成允諧字和仲号楓谷大谷之姪也容皃雄偉風質渾厚隱居湍
州圓通山下杜門讀書為學以探討力行為本大谷嘗言其氣稟
加人數等晚年成就吾所不及朝廷高其行義屢除職皆辭疾不
就而卒壽六十七栗谷薦曰成某逸民之有才德者 晚翠集

李之菡字馨仲以所居屋築以土平其上故号曰土亭氣度異常
孝友出人平居罕讀書開卷則必竟晷達夜經傳子史無不貫穿
下筆為文如水湧出平生寡欲於物無吝滯能耐寒暑飢渴冬日

赤身坐烈風中十日絶飲食晏如也往往為駭人異俗之擧於諸家雜術無不究一葉舟四隅繫大瓠三入濟州行為鐵冠脫而炊飯洗濯冠之接人陽春藹然處己壁立千仞韜光混俗不露圭角其為學以主敬窮理踐履篤實為先論義理卞是非光明俊偉通暢發越引物連類毫分縷析晩應徵辟宰抱川牙山二縣卒於官年六十二男四人皆夭 本傳

金繼輝問於栗谷曰人比馨仲諸葛亮何如答曰土亭非適用之才豈可比諸葛比之物則是奇花異艸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也土亭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之類豈是全無用處也 石潭日記

鄭逑字道可号寒岡生嘉靖癸卯生有異質英睿秀發人稱神童
稍長學於吳德溪健受乾坤二卦以類而通無異夙慣嘗遊鄉解
不赴會試遂弃科業以古聖賢自期慨然有復古之志又遊退溪
南冥大谷之門癸酉薦拜礼賓叅奉庚辰拜昌寧 宣廟問爾師
李滉曺植二人氣像學問何如對曰李滉德器宏厚踐履篤實曺
植器局峻整才氣豪邁到縣訓諸生鄉飲養老一邑風勵吏畏民
懷官至叅判年七十八終卒之朝伽倻山崩泗上木稼以孝友天
至當其盛年抱負甚大宇宙間事無不以為己責筭數兵陣醫藥
風水俱曉源委為文章亦宗晦庵所著有心經發揮冠昏儀葬儀
禊儀五先生礼說羹墻錄聖賢風範古今忠謨洙泗言仁錄五服

滔華國深衣制度武夷志谷山洞庵志卧龍志歷代紀年古文會
粹景賢續錄藏于家 年譜

趙穆字士敬號月川生甲申天性謹嚴深學踐履端實十二盡讀
經書十五始就退溪從學無不觀律身動以礼先生深器重之壬
子中貢仍廢擧專意師門不懈益勤遂成大儒用薦仕至工參終
不赴 丙午卒 本傳

吳德溪健天性孝友十一歲父疾革日〻號庭再拜號泣而謝曰
願活我父及居喪如成人〻稱誠孝童子貧無以遠遊求師搜家
問得伋被中庸大小注皆爲口吐者瓦然端坐讀數百遍音訓已
熟復思索字義又思索句義又推之章義篇〻如是積以歲月移

也大學論孟遂遊太學適聽多士名大夫之論經亦不過然後入
淨水寺讀十餘年閉門危坐晝不動膝夜不交睫未嘗與寺僧交
言或問連日危坐何以耐久曰在留久則自不苦退溪與之講論
庸學嗟嘆曰吾不及也 東儒師友錄

權好文字章仲號松溪自弱冠受學於退溪篤學力行孝友甚篤
禮學在遷薦爲教官丁亥卒年五十八

奇大升字明彥號高峯嘉靖丁亥生登文科官大司成年四十六
卒早志於學無所師承而能自奮發博通古今精鍊典故旣侍經
筵言論委曲有足以感動天聽至於猷爲設施不喜變更與退溪
論下義理初相抵牾至晚年退溪多從公言 上問當今學者有

炎退溪對曰奇大升博學洽超詣可謂通儒矣 贈吏判封德源
君諡文憲 本傳
少時曹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公亦以植非儒者兩相
不許庚午詐乙巳僞勳公獨曰乙巳之勳非僞且先王已定不
可改也識者頗不韙之既爲識者不敢 上亦待以尋常鬱々
棄官而去 上同

李仲虎字風后號履素齋嘗曰一毫也差去理便息刻九容九思
所簡牢以韋帶終身佩服刻敬義二字於環主懸於勿端聞其鏗
鏘惟恐有失容用警枕小眠即惺默坐達曉以求其本 本傳

金謹恭字敬叔江陵人号惕若齋牧使琩之唐子早喪父母失學

年及志學忽悔悟從李鳳岩門下請受小學又從成東洲每晨起

冠終日危坐不移手足耽思極慮數年後大進日夕乾乾安貧樂

道妻宋氏圭菴之庶妹無嗣 本傳

閔純字景初號杏村又習靜生正德己卯少有志於學未知其要

初從申駱峰光漢為文章後謁花潭聞為己主靜之學專心講習

晨興盥櫛衣冠獨處一室正襟危坐如泥塑人守道不仕安貧寡

欲學者尊仰之 宣廟朝拜持平 仁順王后國恤改定白帽三

年之制嘗赴任龍岡南時有記疋寄以毛衣辭曰吾未嘗着毛衣而

身不寒也遂少南之制行世辛卯卒 本傳 又師友錄

宋翼弼字雲長號龜峯生甲午居高陽父祀連故相安瑭庶妹之

子也七八歲詩思清越與弟瑜衡聲名藉聞與李山海崔慶昌白
光勳崔岦等首與之友時號八文章公知科舉之外有用心處取
性理諸書日夕講討不由師承刀解氷釋其說理致通透灑落無
所礙滯牛栗兩先生援分相交切磨甚篤常以古道自處雖卿相
貴抗禮字號人多竊罵栗谷慍于羣少公勸牛溪上章又代李延
平貴草疏中示羣憾益起嫉安相家謂先生祖母本安家婢欲還
賤滅其家公嘗作詩有荔枝連理等語譏李山海遂有蜚語入因
一日 上敎曰私奴宋某兄弟蓄怨朝廷期必生事捉囚窮治遂
就理竄極邊壬辰亂蒙宥擧家失所知舊門人爭相館待接誘後
進開導成就者如金沙溪父子鄭守夢曄徐藥峯渻姜監司燦洋

處士兩皆爲閒人 本傳

徐起字待可號孤青樵老生癸未累世寒族自少力學百家衆技之說無不涉獵二十後遇土亭周遊四方無遠不到登漢拏山而還居洪州欲行鄉約作講信堂里中惡少潛火其室絜其妻子入智異山紅雲洞人迹不到處結廬力田以供朝夕猶不繼夏秋之交處山梨以充飢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笈舉及隨寺以憩錙流生悉移居于鷄龍山孤青峯孔岩之洞來者日益衆告州伯作書院百日而成以自治之除日坐于院講〻教誨十八年沈潛經史樂志而食晩年所得益高明辛卯年六十九 本傳

趙憲字汝式號重峯生甲辰十歲喪世哀 如成人及長沉潛經

史至忘寢食擢丁卯文科戊辰拜定州教授請學于牛溪先生先
生叩其所學諭以畏友爲校書正字　論內入佛香之非曰臣日
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所不忍也忤旨削官往拜李栗谷李
土亭學日進嘗以質正官朝京還疏論聖廟位次癸甲以後黨議
橫潰丙戌上萬言疏申牛栗誣帝激仰自誦曰天生男子夫豈偶
然家甚貧衣屨盡弊徒步從師不避風雪終夕孜孜不撤講讀最
好朱子大全一皆成誦愛嘗於牛栗俯讀仰思至老不撓其學一
以踐履爲主每誦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敬未嘗不三復玩
味日用行事專務及敬着實謹獨之工未嘗間斷壬辰起義徇節
年四十九　贈吏判謚文烈 謚狀

張顯光字德晦號旅軒嘉靖甲寅生早孤力學二十三以才學被
薦鄭寒岡謂人曰他日為我師者此人也　宣廟朝除報恩縣監
仁祖反正特拜成均司業後至工曹判書　章陵追崇上疏竟非
禮丙子聞變諭父老舉兵勤王出力助餉及聞圍解入立巖山不
出没年八十四前夕大雷雨山崩水溢先生沈潜渾厚崇深博大
所著有周易學圖説圖書發揮易卦揔説経緯説曉學安會宇宙
説等書行于世　贈領相謚文康　眉叟記言
朴知誠字

申應榘字子方號晩退軒生癸丑年十八受業於牛溪先生又遊栗谷先生之門兩先生皆期重之以學行薦除參奉庚子拜利川府使壬寅罹小誣牛溪先生至於推罪公棄官歸杜門講學光海朝拜廣州牧使上疏伸師誣及大妃還西宮歎曰綱常已矣流寓藍浦海曲 仁祖朝入爲承旨論曲學圖治之道尋卒年七十一生稟剛方正大之資篤孝友忠信之行從事正學望實甚隆逌卑自牧接遇下位而終士林莫不痛惜 川齋集

安邦俊字士彥號牛山又隱峯萬曆癸酉生年十六赴鄉擧恥其紛雜遂棄之而專心爲己之學即自南方執贄見牛溪於坡山與先生之子滄浪文濬終始承教律己以約不務矜持視勢利紛華

若溪師道被誣闢之乃已嘗入城爾瞻致言曰一見我則當伸師誣續易再來訪皆避避見两子倡義勤王室中路聞學解罷還上疏論致寇之由專在和議言甚痛切 孝廟趙浦渚力請致之爲稔武拜持平不赴後陞工議甲午卒所著有抗義新編湖南義錄三寃記事師友藍戒錄浸逆錄罔還答問行于世（本狀 魯西遺稿）

趙翼字飛卿號浦渚萬曆己卯生三歲挑碁成卦五歲憐老鮮衣令先生守視日暮獨守不去八歲聞趙重峯訟两賢被誣慨然草疏指陳邪正長者驚歎清明純粹仁愛溫和事父母至孝父念樞公表配獨居壽過九耋公亦老白首猶登台司晝夜不離側飲食坐卧便旋之所皆手自扶持丁憂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爲靡而不

執匙者三月期服三年不脫縗涕淚所漬沈席皆腐爲學不階
師承一以聖賢爲法持敬操存安做光明灑落不愧天地鬼神庶
人讀書有疑輒成劄記有庸學困得論孟書經淺說易象概要居
業錄開窓淺語道村雜錄家禮鄉宜伊洛精要朱書要類朱書要
抄等書行于世壬寅擢第官至右議政丁酉卒年七十九謚文孝
本狀 晋西遺稿

麗末有金景祉者自兒時精於數學每算其命有二子而皆當凶
死妻翁後每面壁不語婦家大小皆稱啞郎而悶之逮生二子而
猶不語如是九年長子七歲小者四歲忽一日謂妻曰吾切有用
處具數樣之饌務令十分精腆可乎妻於九年後始聞言語驚喜
踴躍而告其父母闔家歡喜即具精饌蔵之新笥裹以新袱掛与
馬鞍與一僮出松都南城外十里松林中下馬待之有一人騎而
至金前就之揖請下馬共歇客下坐與語金以饌笥進曰適待客
至客有彼此耶一餐無傷也客爲之飽焉對語移晷而罷後數日
又如之又翌日如之客疑怪詰之金跪伏哀告曰吾有一事仰

請若十年後兩子皆死於公之手願垂憐活家曰似無此理而審
有之寧可不從金以囊中紙筆請契券書大書曰金景祉二子雖
犯死罪特原之着押而遺之金膜拜懇曰吾則已死不及見而公
之恩實天高地厚也袖而歸語其妻曰此吾十年不言聚精會神
默求可生之路今得此紙某歲二子幽禍君以此卷質之遂付托
焉盖若即我　太祖大王也龍飛之後金之二子果犯死罪其時
金已死妻將卷訴之　太祖曰景祉真神人也恨不見今日為除
其罪
鄭希良字淳夫號虛庵首陽人好高而恥與惡人居博文多學尤
邃於易氣甚壯一食生栗數斗而不痒善飲大桃酒弘治八年選

國子壯元尋擢嘗自筮命曰在京干凶患不可免有逃世之志遂
山戊午以翰林竄義州世役秋赦還廬於泗水嘗歎曰甲子之禍
甚於戊子一日獨步田壠間謂僕曰爾為我採筆管菜來吾思食
之既還不見棄中杖屨於祖江沙壖上即五月五日也年三十四
無子其妻埋其遺衣以日祭之 謏聞瑣錄

嘉靖年間陶安李先生讀易於小白山中有老釋證訂其句讀
其善先生疑其虛庵也試問曰釋子知易乎辭謝不答又問知
虛庵乎曰虛庵為誰先生為言之曰然吾嘗聞其姓名略知其
為人也曰世既易矣禁亦釋矣何不出世曰其人世死不終喪
不孝事君忘君之命不忠安有不忠不孝而立於世也仍起去

不知所之 眉叟記言

卜有金倫於妙香山得方士李千年六七年盡得其術斷人吉凶百無一失時四方山僧言異僧往來諸山或曾識希良顏面者分明認見或云長髮為方士秘跡往來兩吟詩句流播世人云倫之從遊也見其侍児年十三四詩方筆法亦不凡嘗錄其生年月日時五行甚詳京師有申判書景洸書錄士人達官五行亦有希良五行倫見之驚曰是吾師李千千八字也以此言者益疑希良不死 思齋摭言

鄭磏字士潔號北窓順朋子世讓寧大君曾孫也生甲子自児時攝心通神近以居室遠以四表狗嗥獸舌知之如神方技百家皆不言而喻十四入中国琉球国人望異氣而至見先生再拜曰僕

嘗占命至某月日入中國見真人子真是耶請學易以琉球語教之習夷人至者皆為其國語應之莫不大驚異喜酒能飲數斗不醉自以言不見信行不見知放歌自戲抵之遊方之外而未嘗自異於孔子之道蓋其學似禪其跡似老子云乙巳誅其父不聽乃口過三十年後敗至丁丑削勳 中宗朝為醫寮算三學教授又為抱川縣監棄官歸深居托疾隱於楊州掛蘿里果川清溪山倘佯物外者十年己未七月作歌自挽仍坐化性不喜肉清羸不起使奴煎藥服之日出始啓遺笈言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為曰某家方有某事驗之果然楊州砂井山有先生塚

南師古字景元一曰復初號格菴 明廟時人居蔚珍少好讀書

及長精於術數天文地理無不洞曉嘗攻擧業屢擧輒屈以孝廉拜社稷系奉天文學敎授生於正德 六十三年公嘗夜觀天象長歎良久人怪問之曰今夜日本島中生雄傑旣生長大則我國必被其禍是夜平秀吉果生嘗登小白望東南異氣大驚曰辰巳海寇作亂系白馬者自南來則我國幾亡必有去邠之厄矣問何處是福地曰可入豐榮兩邑吾則幸免君等及見之果驗東南黨議起或問之曰東有駱峯台馬交馳西有鞍峴華而後安俄而東則為南為北又為大北小北西之淂志必待亥向至癸亥益驗嘗與客上京到竹嶺同行甚渴有真西菰商人負菰同往公欲渴菰商不肯公請渴真西菰種子商許之公所尖木掘土播種俄

而兩種出土漸〻茁長節〻生葉開花結子同行烟食因載路中日〻分食商人熟視其莢皆空疑異不敢言悵然而去嘗在京望東南立庭中以枯木向東洒水因呪數轉語人問之家庙失火吾自禳之似不大燒果於其日失火岩燒家庙忽有惡雨從西來救之乃洒水之日也嘗留覺華寺一夜狐鳴艮方老僧憂之以持僧人剃刀向其處作刃刺狀三次又呪之明日寺僧往見狐死而鼻有刀痕出三穴僧人卒無恙事以一日入縣至翠雲樓下〻馬西向四拜曰今日大明天子崩矣記其日果驗少時入楓嶽遇神僧引入石室授道書三卷平日術業盖本於此實托楢受符之類言希指神僧為鄭希良云 仙槎志

鄭北窓弟碏字君敬號古玉少北窓二十七歲好清淨入金剛山得修鍊術中年妻死不更娶斷欲三十六年以壽終通風鑑之術多奇驗善草隸喜吟詩世傳先生白日無影吾聞丙吉云至人無影先生其至人耶或曰先生生而能言上古有生而自言其名者何其異耶 眉叟記言

姜兵使德輝己丑秋在京鄭教官碏勸姜乞郡居外曰不數月朝廷大禍作從不及汝鄉陶之間不須親見仍言及李白沙曰當作黑頭相不遠當陞秩其入入相時國家當大亂作相於國事既去之後必搔首過日矣 白沙雜錄

出於辛卯年間退居嶺南有一僧來乞所容殘劣出鷹報唉治奴

縛僧庭下閱其橐乃我國軍籍地圖戶口根脚簿也公將打殺之僧初哀乞終實告曰公已知我矣雖今日殺我無少益矣公命釋縛問曰汝何時動兵何時犯境耶僧畧告公曰吾赦汝汝犯我國無殺害又勿侵犯婦女特送之乃倭將清正也壬辰八路蹂躪終不敢犯公所居 記聞

徐花潭敬德 一

李土亭之菡 俱詳儒林

延安城中舊無水率汲問趙重峯謂倭將至而延安爲必守之地貽書府使申恪以北神堂水鑿池注城中爲守禦之方恪從之翌年寇至延安以有水故得守人皆知申恪之功而不知出於趙公

也又遣子致書於平安監司權徵曰明年賊兵必至須水願爲保障計徵笑曰人謂言汝父狂乃爾也 本傳

趙重峰每以南寇爲憂屢上疏章不報壬辰春遭內喪滿葬將掩壙忽大驚曰天鼓動矣秀吉必興師矣謂會葬人曰汝輩速歸避亂我則以死報國人皆不信未幾賊至 畸庵集

重峰嘗遊俗離山留一月通宵不寐一日伏枕悲泣朝不進飯又在大芚與四僧同食公先進數匙推其餘分四僧曰明年必有倭亂我當擧義今日共此飯者聞吾起兵可卽來及亂作一僧已死一僧病未從二僧與之同死辛卯七月登錦山眺碧樓忽有赤氣起自東南分爲三派公驚曰秀吉之兵已動明春必大擧分道而

至如三派氣焉亂作後忽北向拜哭曰吾以為禍及行朝更容之
二王子之入北者其獲於賊手门人志其日月果驗 抗義新編
太學上舍鄭斗晉州人居晉之東山人號東山翁性至孝恆居不
售於世平生耻匿過而為名善與人徇俗士亭公嘗遊南中見南
冥隱者又見東山翁曰高士也江右有此一人而已晉父老傳翁
通鳥獸語入山中吹律而鳥獸來馴此何理也翁死遺命不久東
方大亂指東山路傍曰我死葬於此仍語其子曰至某年汝死於
此葬汝無人与無葬寧遺骸此人莫知也及壬辰果有倭寇其子
遇害棕於此死而終無收葬者然後莫不曰異哉何先事而知若
是神也余遊晉陽父老至今嘖嘖言之翁蓋魁梧奇偉讀其父其

所五不出於孔子之術者亦賢矣 眉叟記言

附校院

成廟命成均館多構齋廳優賜米布常養儒生二百人 慵齋叢話

書院昉於宋盛於元季而我東則闕焉嘉靖年間 中廟朝豐基郡守周世鵬於郡地白雲洞就麗朝安裕舊址創立書院為士子藏修之所仍立祠祀安公厥後相繼以建永川曰臨皐祀圃隱咸陽曰藍溪祀一蠹松都曰崧陽亦圃隱祠星州曰川谷祀程朱及寒暄海州曰文憲祀崔冲禮安曰陶安祀退溪安東曰樹谷榮川曰伊山祀退溪江陵曰丘山祀先聖綾州曰竹樹祀靜庵楊州曰道峰亦靜庵享者以儒先所居或以往來之地 東閣雜記

安東廬江書院退溪世庄金鶴峯享乃古白蓮寺唐乾符中所剏而爲 顯廟乙巳大水所漂剏建七百餘年則乙巳之水即乾符後一初也

晦隱集

嘉靖辛酉間東都尹李楨以新羅角干功業之盛而墳墓荒穢乃建祠于仙桃山下以薛弘儒崔文昌配之皆以慶之前修也東京志